

# 人文墨像

林語堂等室  
附設夜中學校



上海市圖書館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8 5220B

此書由孫肇鏡君捐贈

78224  
4909

像畫人

此

作等堂語林

書  
由



捐  
獻

售經總司公版出光晨

號八五二路濱爾哈海上

~~204401~~  
~~276~~

版初月三年七四九一

版 所 不 翻  
權 有 准 印

元 價 定 冊 每

## 序言

「傳記文學」在歐美各國均極發達，中國自新文學運動以來，在小說，戲劇，詩歌方面進展甚速，可是「傳記文學」至今沒有幾部寫成的，而足以當得起「傳記文學」之稱者更寥若晨星。這裏選輯了三十個短篇，作者俱屬名家，被寫的對象都是中國新文學運動發生前後文壇藝壇上幾個重要的角色。其中有的是小傳，有的是素描，有的是印象記，有的是迴憶錄，但篇篇是傳記文學的範本，也都是極美的散文。確是一部文人們的畫像集。

編者序

# 文人畫像

## 目錄

- 一、林琴南
- 二、嚴幾道
- 三、章太炎
- 四、王靜安
- 五、王靜安
- 六、辜鴻銘
- 七、辜鴻銘

蘇雪林

嚴秋塵

曹聚仁

玉李

龍峨精靈

林語堂

孟祁

一

九

十三

十八

二二

二八

三六

八、辜鴻銘

嗣鑾

四十

九、齊白石

无病

四四

十、齊白石

味橄

四九

十一、黃公度

任潮

五五

十二、胡適之

溫源寧

五六

十三、劉復

迫迂

六七

十四、徐志摩

溫源寧

七一

十五、吳宓

溫源寧

七五

十六、楊震文

迫迂

七九

十七、吳經熊

周壬林

八三

十八、李叔同

曹聚仁

八七

十九、馮友蘭

鄭朝宗

九三

二十、孫伏園	老 向	100
二一、劉大白	受 仲	110
二二、高劍父	大華烈士	116
二三、徐悲鴻	无 病	123
二四、老 舍	王斤役	127
二五、黃廬隱	劉大杰	131
二六、郁達夫和豐子愷	許欽文	136
二七、豐子愷	趙景深	142
二八、孫大雨	沈從文	149
二九、許欽文	味 向	155
三十、何 容	老 舍	164



## 林 琴 南

當林琴南先生在世時，我從不曾當面領過他的教，不曾寫過一封問候他起居的信，他的道貌雖曾瞻仰過一次，也只好像古人所說的「半面之識」。所以假如有人要我替他撰什麼傳記之類，不問而知是缺少這項資格的。

不過，在文字上我和琴南先生的關係却很深。讀他的作品我知道了他的家世行事；明瞭了他的性情，思想，癖好，甚至他整個的人格。讀他的作品，我因而了解文義，而能提筆寫文章，他是我十五年前最佩服的一個文士，又是我最初的國文導師。

這話說來長了。只爲出世早了幾年，沒有現在一般女孩子自由求學的福氣和機會。在私塾混了二年，認識了一二千字，家長們便不許我再上進了。只好把西遊封神一類東西，當課本自己研讀。民國初年大哥從上海帶回幾本那時正在風行的林譯

小說，像什麼茶花女遺事，迦茵小傳，橡湖仙影，紅礁畫牒錄等等，使我於中國舊小說之外，又發見了一個新天地。後來父親又買了一部商務印書館出版的完全的林譯計有一百五六十種之多，於是我更像貧兒暴富，廢寢忘餐，日夜披閱。漸漸地我明白了之乎者也的用法，漸漸地能殼用文言寫一段寫景或記事小文，並且摩擬林譯筆調居然很像。由讀他的譯本又發生讀他創作的熱望。當時出版的什麼畏廬文集續集三集還有筆記小說如技擊餘聞，畏廬瑣記，京華碧血錄甚至他的山水畫集之類，無一不勤加蒐求。可惜十餘年來東奔西走散佚得一本都不存了，不然我可以成立一個『林琴南文庫』呢。

民國八年升學北京女子高等師範。林先生的寓所，就在學校附近的絨綫胡同。一天，我正打從他門口過，看見一位鬚髮蒼然的老者送客出來，面貌宛似畏廬文集所載『畏廬六十小影』。我知道這就是我私淑多年的國文老師了。當他轉身入內時，很想跟進去與他談談，兼致我一片渴慕和感謝之意。但彼時究竟年輕膽小，又

恐以無人介紹的緣故不能得他的款接，所以只得快快地走開了。後來雖常從林寓門口往來，却再無碰見他的機會。在五卅前，我完全是一個林琴南的崇拜和模仿者，到北京後才知道他所譯小說十九出於西洋第二流作家之手。而且他又不懂原文，工作靠朋友幫忙所以譯錯的地方很不少。不過我終覺得琴南先生對於中國文學裏的陰「柔」之美，似乎曾下過一番研究功夫，古文的造詣也有獨到處。其譯筆或哀感頑豔，沁人心脾，或質樸古健，逼似史漢，與原文雖略有出入，却很能傳出原文的精神。這好像中國的山水畫說是取法自然，其實能殼超越自然。我們批評時也不可拘拘以跡象求，而以其神韻的流動和氣韻的清高爲貴。現在許多逐字逐句的翻譯，似西非西似中非中，讀之滿口槎枒者似乎還比它不上。要是肯離開翻譯這一點來批評，那更能顯出它的價值了。他在翻譯西洋文藝作品時，有時文法上很不注意，致被人摭拾爲攻擊之資；他又好拿自己的主觀，亂作評注，都有失翻譯家嚴正的態度。不過這些原屬小節，我們也不必過於求全責備。五卅前的十幾年，他譯品的勢力極

其偉大，當時人下筆爲文幾乎都要受他幾分影響。青年作家之極力揣摩他的口吻，更不必說。近代史料有關係的文獻如革命先烈林覺民遺妻書，岑春煊遺蜀父老書筆調都逼肖林譯。蘇曼殊小說取林譯筆調而變化之，遂能卓然自立一派。禮拜六一派濫惡文字也淵源於它，其流毒至今未已。有人引爲林氏之過，我則以爲不必。「學我者病，來者方多，」誰叫醜女人強效捧心的西子呢？

在他創作裏，我知道他姓林名紓，字琴南，號畏廬，福建籍。天性摯厚，事太夫人極孝，篤於家人骨肉的情誼。讀他先母行述雪女墓誌一類文字常使我幼稚心靈受着極大的感動。他忠君，清朝亡後，居然做了遺老。前後謁德宗崇陵十餘次。至陵前，必伏地哭失聲，引得守陵的侍衛們貽愕相顧。他在學校授課時總勉勵學生做一個愛國志士，說到懇切之際，每每聲淚俱下。他以衛道者自居，五四運動起時，他幹了許多吉訶德先生的可笑的笑動，因之失去了青年的信仰。他多才多藝，文字以外書畫也著名。他死時壽約七十餘歲。

琴南先生在前清不過中過一名舉人，並沒有做過什麼大官，受過皇家什麼深恩厚澤，居然這樣忠於清室；我起初也很引為奇怪，閱世漸深，人情物理參詳亦漸透，對於他這類行為的動機才有幾分了解。第一、一個人生在世上不能沒有一個信仰。這信仰就是他的思想的重心，就是他一生立身行事標準。舊時代讀書人以忠孝為一生大節。帝制推翻後，一般讀書人信仰起了動搖，換言之便是失去了安身立命之地，他們的精神那能不感到空虛和苦悶？如果有了新的信仰可以代替，他們也未嘗不可以在新時代再做一次人。民國初建立時，一時氣象很是發皇，似乎中國可以從此雄飛世界。琴南先生當時也會對她表示過熱烈的愛和希望。我恍惚記得他在某篇文字的序裏會說過『天福我民國』的話。但是這新時代後來怎樣？袁世凱想帝制自為了，內戰一年一年不斷了。什麼寡廉鮮恥，狗苟蠅營，覆雨翻雲，朝秦暮楚的醜態，都淋漓盡致地表演出來了。他們不知道這是新舊遞嬗之際不可避免的現象，只覺得新時代太醜惡，他們不能接受，不如還是鑽進舊信仰的破廬裏安度餘生為妙。

在新舊過渡時代有最會投機取巧的人，也有最頑固守舊的人，個中消息難道不可以猜測一二？第二，我們讀史常見當風俗最混亂，道德最衰敝的時候，反往往有獨立特行之士出於其間。譬如舉世皆欲帝秦而有寧蹈東海的魯仲連，曠達成風的東普，而有稿餓脯下不仕劉宋的陶淵明，滿朝願爲異族臣妾的南宋，而有孤軍奮鬪的文天祥，只知內鬩其牆不知外禦其侮的明末，而有力戰淮揚的史可法，都可爲例。我覺得他們這種人如其用疾風知勁草，歲寒見松柏的話來解釋，不如說這是一種反動，一種有激而爲的心理表現。他們眼見同輩卑污齷齪的情形，心裏必痛憤之極，由痛憤而轉一念：你們以爲好人是這樣難做麼？我就做一個給你們看？你們以爲人格果然可由利祿兌換麼？正義果然可由強權壓倒麼？真理果然可由黑暗永遠蒙蔽麼？決不！決不！爲了要證明這句話，他們不惜堅苦卓絕去爭鬥，不惜流血，不惜一身死亡，九族覆滅！歷史上還有許多講德行講到不近人情地步的故事，好像鑿坏洗耳式的逃名，納肝制股式的愚忠愚孝，飲水投錢臨去留槽式的清廉，犯齋彈妻縱恣劾師

式的公正，如其不是出於沽名的卑劣動機，就是矯枉過正的結果。

還有一個原因比上述兩點還重要的，就是林琴南先生想維持中國舊文化的苦心了。中國文化之高，固不能稱爲世界第一，經過了四五千年長久時間，自有他的精深宏大，沈博絕麗之處，可以教人驚喜讚嘆，眩惑迷戀。所謂三綱五常的禮教，所謂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的道德信條，所謂先王聖人的微言大義，所謂諸子百家思想的精髓，所謂典章文物的燦爛，所謂文學藝術的典麗高華，無論如何抹不煞他們的價值。況且法國呂滂說過，我們一切行事都要由死鬼來作主。因爲死鬼的數目，超過活人萬萬倍，支配我們意識的力量也超過活人萬萬倍。文化不過一個空洞的名詞，它的體系却由過去無數聖賢明哲英雄名士的心思勞力一點一滴建造成功。這些可愛的靈魂，都在古書裏生活着。翻開書卷，他們的聲音笑貌，思想情感，也都栩栩如生，歷歷宛在。我們同他們周旋已久，就發生親切的友誼，性情舉止一切都與他們同化。對於他們遺留的創造物，卽有缺點也不大看得出來。並且還要當作家傳至

寶，誓死衛護。我們不大讀古書的人，不大受死鬼的影響，所以對於舊文化還沒有什麼眷戀不捨之意；至於像琴南先生這類終日在故紙堆裏討生活的人，自然不能和我們相提並論了。他把尊君思想當做舊文化的象徵。不願舉世的譏嘲訕笑抱着這五千年殭屍同入墟墓。那情緒的淒涼悲壯，我覺得很值得我們同情的。辜鴻銘說他之忠於清室，乃忠於中國之政教，即係忠於中國的文明——見林語堂先生的「辜鴻銘」——王國維先生之跳昆明湖也是一樣。如其說他殉清，不如說他殉中國舊文化。

總之，林琴南先生可謂過去人物了。我個人對他尊敬欽慕之心並不因此而改。他是一個典型的中國讀書人，一個有品有行的文士，一個木強固執的老頭子，但又是一個有血性，有氣骨，有操守的老頭子！（蘇雪林）



## 嚴 幾 道

幾道先生名復，號又陵，福建閩候人也。早慧，詞采富逸。師事同里黃宗彝先生。課經之餘，常與先生講述明代仕林掌故。沈文肅初創船政，招考學生，儲海軍將才，試題『大孝終身慕父母論』，先生成文數百言以進，爲沈公所賞，用冠其曹。時年方十四也。五年卒業，派上船政局自製之揚武軍艦，周歷黃海及日本各口岸，艦長爲英人德勒塞君（Commander Tracey），英之海軍中校也。是時東隣亦正開始籌備海軍，揚武初到長崎橫濱等處，聚觀者有萬人空巷之概。德勒塞在華服務三年歸，瀕行，謂先生曰：『君今日於海軍學術已卒業矣，不佞即將西歸，彼此相處積年，臨別惘然，不能無一言爲贈。蓋學問一事，並不以卒業爲終點，學子雖已入世治事，此後自行求學之日方長，君如不自足自封，則新知無盡。……』先生之所以文章耀於世者，德君與有力焉。

逾四年，先生被派赴英，入格林尼次海軍大學肄業。時適郭侍郎嵩燾爲出使英國大臣，先生課餘常輿論述中西學術政制之異同。比學成歸，李文忠偉其能，辟敎授水師學堂。先生慨夫朝野玩愒，而日本同學歸者，皆用事圖強，徑剪琉球，則大戚，常語人不三十年藩屬且盡壞，夷我如老悖牛耳。聞者弗省，文忠亦患其激烈而不之近。

先生見吾國人事事守舊，鄙夷新知。於學則徒尙詞章，不求真理，每向知交痛陳其害，然以職微言輕，故所言每不見聽。及拳匪亂作，先生避居滬上者七年。先生初以學不見用，於是殫心著述，所譯書以瓌辭達輿理，風行海內，至是時人漸漸傾向西人學說。而先生又以爲自由平等權利諸說，由之未嘗無利益，若不限制約束，則流蕩放佚，害至不可勝言，因言曰：「自由者，凡所欲爲，理無不可，比如人獨居世外，其自由界域，豈有限制，爲喜爲惡，一切皆自本身起義，誰復禁之！但自入羣而後，我自由人亦自由，使無限制約束，便入強權世界而相衝突，故曰人得

自由必以他人之自由爲界，此則大學絜矩之道，君子所持以平天下者也。」

先生素抱振興教育爲宗旨，常與孫中山先生言曰：「中國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卽有改革，害之除於甲者將見於乙；泯於丙者將發之於丁。爲今之計，惟急從教育上着手。」中山先生善其言。

辛亥革命後，袁氏任總統，繼有稱帝之意，而戴袁者，欲資之以稱制，遂竄其名於籌安會中，先生始終不蒞會。袁氏又屢遣人來示意，先生告之曰：「吾固知中國民智之卑，號爲民主，而專制之政不得不陰行其中。但政體旣變，已四年矣。袁公旣有其實何必自居其名，且此時欲復舊制，直同三峽之水，已滔滔流爲荆揚之江，今欲挽之使之在山，爲事實上所不可能。必欲爲之，徒滋糾紛，實非國家之福，不特於袁氏有大不利也。」未數月，又遣人敦請先生以一篇文章，表示勸進之意，先生慨然曰：「吾所欲言者，早已盡言之矣。必欲以吾爲重，吾與袁外交，垂三十年，吾亦何所自惜，願吾生平不能作違心之事，欲吾爲文，吾無着筆也。」自是之

後，閉門謝客，不願與聞外事，辛酉冬以肺疾歿於閩寓。遺書後人，內列三事：

(一) 中國必不亡，舊法可損益，必不可叛。

(二) 新知無盡，真理無窮，人生一世宜勵業益知。

(三) 兩害相權，輕已重羣。

語至警切，余以姪孫輩，故得知之。

先生於學無所不窺，鑿中外治術學理，靡不究極原委，抉其得失證明而會通之，六十年來治西學者，無其比也。所譯有天演論，原富，羣學肄言，穆勒名學，法意，羣己權界論，社會通詮等，皆行於世。其他論述雜文不下數萬言，俱未留稿。其爲學一主於誠，事無大小，無所苟且，雖小詩短札，皆精美爲世所貴。陳寶琛稱其文章光氣垂長虹，曩所讀之戰術砲台建築諸學，則反爲文學掩矣。(嚴秋塵)

## 章太炎

錢江輪船的蓬艙裏，兩位乘客在那裏談論章太炎。甲說：『章太炎的學問真好，四書五經無所不通。我們餘杭出章太炎，就好比你們金華出宋濂。』乙說：『章太炎的文章纔算好，唐朝韓文公，宋朝蘇東坡，民國章太炎，文起八代之衰！』甲說：『人家都說他和梁啟超一樣的好。』他們談論得十分起勁，我在旁默默地聽着想着。章先生評論古今文章，獨尊魏晉；謂：『魏晉之文，持論彷彿晚周；氣體雖異，要其守己有度，代人有序，和理在中，孚尹旁達，可以爲百世師。』其評論唐宋古文，謂：『李翱韓愈局促儒言之間，未能自遂。歐陽修曾鞏好爲大言，汗漫無以應敵，斯持論最短者也。若乃蘇軾父子，則俗人之淺淺者。』以尊韓蘇者尊太炎先生，豈不等於污辱了他？把太炎先生所最推重的魏晉，要由他所看不起韓文公來起衰，豈不是根本否定了他的主張？清末，上海有人定近世文人筆語爲五十家，

將章太炎和譚復生，黃公度並稱。章先生與鄧實書云：『譚黃二子志行，願亦有可觀者；然學術既疏，其文辭又少檢格，僕雖樸陋，未敢與二子比肩也！近世文士壬秋，可謂遊於其藩，猶多掩襲聲華，未能獨往；康長素時有善言而稍譎奇自恣；僕亦不欲與二賢並列，謂宜刊削鄙文，無令猥廁！』某甲說他和梁啟超一樣的好，那真要把他氣死了！章先生的文章，見之於國故論衡，文章宏雅，自視甚高，謂：『忽略名實，則不足以說典禮；浮辭未剪，則不足以窮遠致。言能經國，絀於邊豆有司之守；德音孔膠，不達形能知慮之表，故篇章無計簿之用，文辨非窮理之器；被二短者，僕自以爲絕焉，所以塊居獨處，不欲寄羣彥之數者也！』

民國三年，太炎先生被禁於北平龍泉寺，其五月二十三日家書，滿紙牢騷，不堪卒讀。中有句云：『吾死以後，中夏文化亦亡矣！』那是多麼自負的話頭！國故論衡上卷論小學，闡發音理，以音理詮解轉注假借之義，先生於音韻之學，獨闢蹊徑，弟子中，錢玄同，黃季剛皆以音韻學名家；案頭上的音韻學，可說是登峯造

極了！太炎先生以黨案入獄，初究佛典，治因明學，以分析名相始，以排遣名相終，乃以佛理來解釋莊子，作齊物論釋，以佛理論性，作辨性上中下；獨到之境，非宋明理學家所能夢見，宋濂輩碌碌不足道，何足以望其項背呢！

民國十二年，太炎先生在江蘇省教育會講演國學，他說：『凡稱之爲詩，都要有韻，有韻方能傳達情感；現在白話詩不用韻，即使也有美感，只應歸入散文，不必算詩。日本和尚娶妻吃肉，我曾說他們可稱居士等等，何必稱做和尚呢？』他又舉史思明的櫻桃詩爲例。沈信卿裂開大嘴，哈哈大笑；那正是白話詩流行的時候，太炎先生嘲笑了白話詩，沈信卿大爲得意。其實太炎先生對於詩歌見解，素來如此；他嘲笑江西詩派，也同是這個說法，沈信卿還不必那麼得意的。國故論衡文學略云論：『文學者，以有文字著於竹帛，故謂之文；論其法式，謂之文學，凡文理，文字，文辭皆稱文。……是故權論文學，以文學爲準，不以文章爲準。』這廣泛的文學定義，和亞諾德（*Mathew Arnold*）的主張，幾乎完全相同，而和阮元正

走了相反的路；我們可以想見駢文家和史學家之間有多麼長的距離。——太炎先生的學問，有如一根大樹，枝枝節節是無從了解他的；還是說他四書五經無所不通，讓他莞爾微笑罷！

太炎先生有一個外號，叫做章瘋子。清光緒末年，梁啟超，麥孟華，奉康有爲爲主。在上海宣傳公羊義法，說是『不出十年，必有符命！』太炎先生嗤之以鼻，曰：『康有爲什麼東西！配做少正卯，呂惠卿嗎！狂言囂語，不過李卓吾那一類貨色！』康氏徒黨，恨之刺骨！兩湖總督張之洞慕先生之名，由錢恂介入幕府。時梁鼎芬爲西湖書院山長，一日，詢章先生：『聽說康祖詒（有爲）欲作皇帝，真的嗎？』太炎先生說：『我只聽說他想做教主，沒聽說想做皇帝；其實人有帝王思想，也是常事；只是想做教主，未免想入非非！』梁鼎芬爲之大駭！民國二年，袁世凱誅戮黨人，繫先生於北京龍泉寺，後移繫於錢糧胡同；先生每與人書，必署『待死人章某』。黎元洪死，先生輓之以聯，下署『中華民國遺民章炳麟輓』；聯云：



「繼大明太祖而興，王步未更，倭寇豈能干正統。與五色國旗同盡，鼎湖一去，譙周從此是元助！」孫總理奉安之日，先生寄輓之聯，更是駭人：『舉國盡蘇俄。赤化不如陳獨秀；滿朝皆義子，碧雲應繼魏忠賢。』章瘋子這外號，就這樣更流傳更證實了。（曹聚仁）

## 王 靜 安

由北伐而凋落的宿學，除被殺的長沙葉德輝先生武昌王葆生先生外，還有海濱王國維靜安先生。

民國十六年，北伐軍敗奉軍於河南，北京震恐。靜安先生遂以六月二日自沉於頤和園昆明湖。遺書有云：『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經此世變，義無再辱。』當日報載此訊，我頗難索解其致死因緣，繼乃進而於先生之身世與學問中求之。

如果你讀詞，讀詞話，讀曲，讀曲史，讀史，讀古文字，讀人間詞；人間詞話，宋元戲曲史，觀堂集林等著作裏，你就可窺見先生的感情與理智。感覺銳敏而禁不住熱情，理智深潛而太耽于思索。由此你彷彿可想見先生率真孤僻不慣社交，愛沉思，常憂鬱，身體軟弱，行動古板的性行。但如果你只看見過他的鄉下人似的樸

質的外表，很難令你想到他是叔本華天才論的天才。

甲午戰後，靜安先生治叔本華哲學，頗以此觀點評論紅樓夢。又先生自殺的意志，於此也可有其根據吧。後由叔本華哲學走到康德美學。這成爲論文學獨到見解的一種學術淵源。先生論詞曲，獨出『境界』或『意境』一義。人間詞話首句便云：『詞以境界爲最上。』所謂『境，非獨謂景物也。喜怒哀樂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寫真景物真感情者，謂之有境界，否則無境界。』人間詞乙稿序則謂：『文學之工不工，亦視其意境之有無與深淺而已。』『上焉者意與境渾，其次或以境勝，或以意勝，苟缺其一，不足以言文學。』宋元戲曲史論曲，則曰：『元劇之佳處，不在其思想結構，而在其文章。其文章之妙，亦一言以蔽之曰：有意境而已矣。何以謂之有意境？曰：寫情則沁人心脾，寫景則在人耳目，述事則如其口出是也。古詩詞之佳者，無不如是。』先生嗜五代北宋詞，所爲人間詞，與五代北宋詞同有意境在。蝶戀花『昨夜夢中』可置諸花間集中，浣溪沙『天末同重』則頗有後主氣象。

留卡兒的第三道德規則：『要常常征服我自己，不要征服命運。要改變我們的慾望，不是改變世界的秩序。並且大概要使我相信除了我們自己的思想以外，沒有一件東西能在我們的範圍能力以內。』某一種天才的意志活動，便是對於政治與社會動亂的退避。於是辛亥革命使靜安先生從文學的感情活動，走向經史的理智活動了。

當時學術界有五大發現：一曰殷虛甲骨文；二曰敦煌塞上及西域各地之簡牘；三曰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書卷軸；四曰內閣文庫之書籍檔案；五曰中國境內之古外族遺文。居此種新資料新環境中，受上虞羅振玉的影響，先生由古文字的研究走到古史的研究。其研究古文字的獨特方法：『考之史事制度與文物以知其時代之狀況；本之詩書以求其文之義例；考之古音以通其義之假借；參之彝器以驗其文字之變化。』研究古史，則以『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固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為實錄

。卽百家不雅馴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爲之。『所作殷周制度論，義據精深，實近世經史二學一篇大文章。晚近治西北地理及元代掌故尤勤。清華研究院爲刊行蒙古史料校注四種。

北伐的社會變革運動，使靜安先生的意志活動走向絕路。他的感情活動和理智活動已盡了天才的一份。自己思想以外的東西，加於他的能力之內，于是在「義無再辱」掩飾之下，在叔本華哲學中完結了叔本華天才論裏的天才。（玉季）

## 王 靜 安

辛亥革命，家中避兵南下，在天津等船不得；滕田豐八博士勸往日本住了二年多。彼時結鄰京都吉田山邊的共五家。董授經康先生住山頂，羅雪堂振玉先生住山脚，其他三家全在山腰。吾家居中，羅子經先生是左鄰，右隣隔三四家，便是靜安先生家了。

先生和家人全是雪堂弟子，時常幾個人在大雲書庫——雪堂藏書處，外竹樓中，據座縱談，天南地北，無所不說。其中貌不驚人，言不出衆的，便是靜安。在石亭邊有一張照片不知在那個箱子底呢。

作者彼時纔四歲，與先生第四公子季明，乳名季季的同年。每當夕陽西下，梯田邊每見到兩個孩子踪跡。後來先生在上海山海關路住時，一年也還見幾次面。於

不今見季季已十五年。過清華園紀念碑側未嘗不嗒然神傷。

先生早年卽負文名，有海寧四才子之目。家境甚寒，三十幾歲時，羅雪堂先生在上海辦農報館，先生同鄉許某荐他去當校對，進館以後許某又嫉才抑制他。一天雪堂到館極早，聽見有人在讀莊子，音節蒼涼，大奇。再一看原來是這位校對先生，於是和先生談了一會，先生又獻其平日所爲文章，雪堂先生大加賞識，靜安從此遂受業爲羅門弟子。

其時雪堂先生方做南洋公學監督，因勸靜安出國深造，乃在南洋公學東文班官費留學生中補了靜安名字。先生於是入了東京物理學校，因爲數學不好轉入宏文書院。後來治樸學時，遂也不通律曆，度量權衡的考證方面終不如錢竹汀戴東原諸人釐訂精審。文學方面也受這影響，只成就文人的詞章，吳瞿安說！「近人不解律曆而多談詞章吾不知其可也。」以論先生未爲苛論。

先生本來專考古文，後來覺得做古文的太多，不易成名家，到日本後便想做科

學家，後來學西洋哲學又想做思想革命家。從日本回國任學部圖書局局員，每天下衙門後必讀西洋哲學四小時。先是尼采的“Zerathustra”，後是康德的Pure Reason。靜安文集便代表彼一時思想。辛亥渡日後頗悔，取自己所存靜安文集三百本嘗雪堂先生燒去，誓不重刻，所以後來觀堂集林中並無此書。

最愛陸劍南詩，有：「一事與君同一轍，深宵愛讀劍南詩」句。到北京後，得四印齋馮正中南唐二主詞，極意揣摩，成人間詞一卷。辛亥重遊日本後，又覺詞家太小，決意做考據之學。

民國二年，吉田山館居的鄰人，先後回國。先生家眷也南歸上海，自己獨居京都僧寮永觀堂，觀堂別號即取此時。不久英人哈同辦倉聖明智大學聘靜安先生編國學叢編，亦離日本赴滬。行時苦於無書，雪堂先生將大雲書庫所藏副本三萬餘卷全數割贈，先生乃有了治學工具。

大概在民國十一年吧？雪堂先生已回國住在天津，先生仍在上海。北京大學



研究所國學門聘靜安爲導師，商之羅先生不許；結果聘其通信指導，每半年送三百六十元，在寒暑假時馬叔平先生回家時帶給他。

其時先生處境甚困：雪堂先生乃使他拜給升素齋相國爲門生，素齋也很佩服他，遂荐爲南書房行走。有清一朝以布衣應徵的朱竹垞後先生是第一人；所以自己也驚爲異數，刻了塊文學侍從圖章。

宣統離宮後，始任清華研究院導師，不久赴水死。

先生填詞，最勤於蒐句，因有許多逸事：

在蘇州時：夜過滄浪亭邊，林木叢茂，有人騎馬持火炬來，宿鳥驚火光亂飛。同行者因誦杜工部：『炬火散林鴉。』詩，先生大喜，回家便連夜填了一首『少年遊』。

在北平學部，住在驛馬市大街羅雪堂先生宅。家嚴君也住彼處。羅家男僕馮友有一個情婦，是旗下洗衣女；常去羅宅尋馮。家大人因戲填：『窈窕胡姬年十五，

慣與長裙不作纖纖步。」兩句詞，放在硯下；靜安先生看見就取去寫成「人間韻色如塵土。」那一首菩薩蠻。

最可笑的是：有一次一個人從宣武門步月夜歸，月華滿天，家大人忽然念出一句：「峭碧參差十二峯。」大家都認爲奇句：於是你做律詩，他做絕詩，靜安做了兩首浣沙溪，收入初印人間詞中。最近纔發現是牛嶠的句子，先生已一杯黃土數年了。但現在人間詞中已無此兩首，或者先生已刪去了吧。

先生三十以前生活不清楚，三十以後便可說與羅雪堂先生分不開家的。或者說王於羅爲負義，或者說羅剽竊王的作品，皆非事實，不過晚年曾有一度交惡。那年在魯詩堂（註）中；羅先生說：「靜安以一死報知己，我負靜安，靜安不負我。」不能不說是道義交；與馮叔平先生也最莫逆。

作者四五歲時便常見先生，略去姻世交誼，渾而稱之叫王先生，一直到民國十一年後纔不見。最後是在天津羅宅看見一個背影子。

先生還有一個習慣：就是用筆不套筆帽子，用的時候在水池中蘸一蘸就寫，在上海時常用馬上候的一枝春兼毫。

學術方面：考據學當然有高深的造詣，詞章方面用馮李納蘭的清麗救况蕙風派的堆砌，不能不說是革命者；但自己所作之詞，確是一個模仿者。哲學思想受西洋哲學思想不少影響，却不甚精深。

先生詩有：

「報國沉淵同一轍，子雲何事反離騷。」以之作結。（龍蛾精靈）

（註）羅宅書齋名。

## 辜鴻銘

## 一

少時在約翰大學圖書館，讀到韋鴻銘著 *Papers From A Viceroy's Yamen*，見其文字犀利，好作驚人語，已深喜其矯健。時陳友仁辦北京英文日報 *Peking Gazette*，亦由辜按月撰稿四篇，下課時每閱讀二氏之文以爲樂。不及一兩月，辜即因故脫離不復作。并記得有牢騷文字見於報。實則辜爲人落落寡合，愈援助之人愈挨其罵。若曾借他錢，救他窮困，則尤非且夕待其批頰不可，蓋不如此不足見其倔強也。且辜主人治，陳主法治，思想固不相謀。後老袁稱帝，陳在『天威咫尺』之下，直言無隱，力斥其非，總是與辜一般番有脾氣，辜生長檳榔嶼，而陳生長西印度 *Trinidad* 也。二人皆有洋氣，有洋氣，卽有骨氣。此種蠻子骨氣，江浙人不

大懂也。二氏又皆長英文，隨卽直頭盡格羅撒孫學者，其思想意見毫無中國官僚氣味，故與國人亦少能氣味相投。孫中山先生則深得中國博大氣質，辜只是狂生，而能深談儒道精義。辜作中文吾未嘗見，若孫中山一手好字，亦可見其相當造詣。辜陳二氏皆長英文，而實非僅長英文，蓋其思想議論，超人一等，故能發揮淋漓，此二氏之文之所以有魄力也。世人言文人，總想到文字，大誤特誤。試思梁任公新民叢報之勢力，在其文彩乎，抑在其所代表之議論乎？陳獨秀胡適之之文學革命宣傳力量，在其文勝過林琴南乎？抑在其所代表之新思想乎？有其思想，必有其文字。世之冒冒失失以文言文者亦可以省矣。至於文學，辜陳皆未嘗不漂亮，乃執以 *best English tradition* 衡之，臘丁名詞仍是太多，英國口語仍是太少。二氏又有一個相同之點。辜在思想上，陳在政治上，最善大言不慚，替吾國爭面子。英人讀之而喜，而驚，而敬，故其名亦大。善說 *Yes sir* 之英文學生，大可不讀二氏之書，因道不同，學亦無用也。辜之文，純爲維多利亞中期之文，其所口口聲聲引據亦 *Math.*

ew Arnold, Carlyle, Ruskin 諸人。而其文體與 Arnold 尤近。此由二事可見。  
 (一)好重疊。比如在春秋大義一文，有此數句……

We have now found the inspiration the living emotion that is in religion, But this inspiration or living emotion in religion is not only found in religion I mean Church religion. This inspiration or living emotion is known to everyone who... In fact, this inspiration or living emotion that is in religion is found..... This inspiration or living emotion in religion, I say, is found not only in religion.....

(二)好用 I say 二字。

## 11

辜鴻銘善談諧。其談諧，係半由目空一切，半由好拆字。例如他說：「今日世

界所以擾攘不安，非由於軍人，乃由於大學教授與衙門吏役。大學教授是半受教育，而衙門吏役是不受教育的人，所以治此兩種人之病只在——給以真正教育。』其好拆字，可見於將德謨克拉西拆爲democracy（德謨瘋狂），又在其鄙惡新潮文學文中，將陀斯托也夫斯基拆爲Dosto-whisky。在中文上，亦復如此。他解妾字爲立女，妾者靠手也（elbow-rest），所以供男人倦時作手靠也。辜曾向二位美國女子作此說。女子駁曰：『豈有此理？如此說，女子倦時，又何嘗不可將男子作手靠？男人既可多妾多手靠，女子何以不可多夫乎？』言下甚爲得意，以爲辜辭窮理屈矣。不意辜回答曰：『否否。汝曾見一個茶壺配四隻茶杯，但世上豈有一個茶杯配四個茶壺者乎？』

實則辜鴻銘之幽默起源於其倔強之本性及其憤世嫉俗之見解。在舉國趨新若驚之時，辜則揚言尊禮；在民國時期，彼偏言尊君，偏留辮子；在崇尚西洋文明之時，彼力斥此西洋文化之非，細讀其文，似非無高深見解，或缺誠意，然其持之過甚

，乃由憤嫉而來。憤嫉原非壞事，比喫飯遺矢人云亦云者高出一層，然試以精神分析言之，亦是一種壓迫之反動而已。辜既憤世俗之陋，必出之以過激之辭，然在此過激辭氣，便可看出其精神壓迫來。想彼原亦只欲替中國人爭面子出出氣而已。故其言曰：“The disorder and confusion in China today is only a functional disarrangement whereas the anarchy in Europe and America is really an organic disorder”『今日中國變亂病在失調（作用上的）而已，而歐美之無政府狀態，乃在殘缺（器官上的）。』又曰：『中國雖有盜賊貪官污吏，然中國的社會整個是道德的，西洋社會是不道德的。』夫以德化民，以政教民，孔道理論上何嘗不動聽？西洋法律觀念之呆板及武力主義之橫行，專恃法律軍警以言治，何嘗無缺憾？然中國無法治，人治之弊，辜不言，中國雖言好鐵不打釘，而盜賊橫行，丘八搶城，強姦婦女，辜亦不言。春秋大義誠一篇大好文章，向白人宣孔教，白人或者過五百年後亦可受益，而謂中國不需法治，不需軍警，未免掩耳盜鈴。因有此種見地，故



說來甚是好聽，罵人亦甚痛快。其言英人則曰流氓崇拜（指商人之操政治實權），引 Ruskin 之言而言之曰鼠曰豬 rats and swine。其言現代民國之中國人亦曰頑石不靈神經錯亂之民國華人 imbecile, demented Republican Chinaman 一人憤世嫉俗至此，開口罵人，自然痛快。

余謂儒家之弊，正在蔑視法律，以君子治國，殊不知一國之中，那裏有這許多君子可爲部長爲院長爲所長爲縣長爲校長乎？君子不爲分配，而放小人於位，以君子之道待之，國欲不亂，其可得乎？既爲君子，則不必監察也，君子橫征暴斂，不必得百姓同意，憑其良心可也；君子營私舞弊，不必看其賬簿，聽其逍遙可也；君子勾結外敵，不必立法院通過，聽其自訂條約可也。向來中國政治只是一筆糊塗君子賬。君子有德政，則爲之豎牌坊；君子犯法，則不拘之下獄。是猶一商人公司，以君子之道待經理，無查賬，無報告，撥款亦不追究。此種公司豈敢投資乎？不意辜氏正以此爲中國政治哲學之優點。其言曰：「中國所以不需憲法，一則因中國人

民有廉恥觀念——有極高的道德標準，二則因中國政府係創立於道德的基礎，而非創立於「商業」的基礎。」好聽固然好聽，然吾甚不願爲此公司股東也。今則不願爲股東，亦非投資不可。

三

辜氏個人尊君態度，世人頗欲得一解釋。在*The Story of A Chinese Oxford Movement* 文中有一段關係文字，并錄於此。

「袁世凱的行爲，連盜跖賊徒之廉恥義氣且不如。袁世凱原奉命出山以扶清室。既出，乃背忠棄義，投降革命黨，百般狡計，使其士兵失了忠君之心，然後擁兵自衛，成爲民國總統。……袁世凱不但毀棄中國民族之忠義觀念，並且毀棄中國之政教，卽中國之文明。」

「許多人笑我癡心忠於清室。但我之忠於清室非僅忠於吾家世受皇恩之王室

——乃忠於中國之政教，卽係忠於中國之文明。——

嗚呼，辜作洋文，講儒道，聳動一世，辜亦一怪傑矣。其曠達自喜，睥睨中外，誠近於狂。然能言願其行，潦倒以終世，較之奴顏婢膝以專權貴者，不亦有人畜之別乎？（林語堂）

## 辜鴻銘

因爲世人常傳說辜老先生有一種喜香女人腳臭的特別嗜好，和他不忍割愛的髮辮，使我腦筋裏對他的名字常存一些較深的影象。同時還想像着這位不平凡的辜老先生怎的偏會承受我們貴國文人的奇癖，因爲往常聽說唐人鮮于叔明嗜嗅臭虫，宋人孫何好以爪搔髮垢嗅之，往往至暮不復省錄文案等等，已覺是奇特了，今於辜老先生大概亦只應了句「無獨有偶」罷了。十六年夏，偶然在東京舊書攤上購得一冊辜鴻銘講演集，除披誦奇論外，文前還印有先生很明晰的玉照，因此更能一瞻風采。據說先生原籍在福建廈門，西歷一八四七年生於南洋檳榔嶼。原名湯生。家庭教育受到十三歲，已有大學課程一半的程度。先生在是年即隨蘇格蘭人某西渡至英國。在愛丁堡的文法學校。及大學優等畢業后，復赴德國畢業於工業大學。更游法國等處，

得精英法德意文學及拉丁希臘二古語。二十四歲返歸祖國。旋爲兩廣總督張之洞所識招爲督幕，任以邦交諸務。後張氏移督湖廣，先生也奉調隨節赴鄂。及張氏轉軍機大臣則出佐爲侍郎。綜先生一生，事張氏達二十年之久，且尊張氏爲清流黨之開山祖。與曾文正並推爲有教養的真正政治家。視李鴻章只是利己的官僚，至於康有爲梁啓超，直當他作藝者。他說鬻藝的稱之曰藝者，賣文的也可說是藝者。可是他們還不能算上等角色，他們不僅無曾文正張文襄的教養，自己還得向革新黨徒獻媚，連李鴻章的行政上技能還覺欠缺。后先生供職外務部，應詔陳言：有用小人辦外事，其禍更烈語，爲袁世凱所惡。而其任氣忤物，往往開罪於人。某期論語半姓月刊上曾揭一短歌，未註明誰作。歌曰：『天子萬年，百姓花錢。萬壽無疆，百姓遭殃。』這正是辜老先生在鄂中祝萬壽節時說的，也可想見其氣概。若認先生乃反對帝制，則大謬不然。先生因極力提倡綱常名教，曾製尊王篇爲各國所爭譯傳誦之作。先生曾納大阪吉田貞子爲婦，相隨十八年，情好彌篤。沒于武昌。有詩紀之。

其一曰：「此恨人人有，百年能有幾，痛哉長江水，同渡不同歸。」後爲安葬於滬上外人公墓，並銘墓碣曰「日本之孝女」。蓋先生比之傳說上天降孝感董永爲婦之仙女云。民國後曾任北大教授，以拉丁文授徒，二年有半。深嘆學生徒以語言文學爲裝飾，絕非真心問學爲可惜。先生於當日局勢，尤表不滿。嘗謂「中國待將來之真正憲法，真正共和，真正總統，譬如河清之難俟。僕固任大學教授者也，今且三月不得修全。欲俟真共和之時代，僕之爲餓殍，蓋已久矣」。先生殊愛日本，每向人言：「自知國人目彼爲痴漢，不容於中國。惟日人能予以同情。中國漢唐文明，卓立於當世。惜後爲夷狄所蹂躪，僅在江浙邊域，猶殘存宋代文明。然彼退禦蒙古之侵襲以全國之日本，却完全繼承唐之文化，迄今猶燦爛地保存着。是以極望日本能肩負發揚東洋文明之大任」。十三年應日本大東文化協會之邀東渡講學。先生復擅辯才，上下古今，無所不談。態度略似吳稚暉先生，而聞者莫不爲之傾倒。晚年著有讀易堂文集，自號獨易老人。西文譯著有中庸，論語，春秋大義等譯本，皆

宣揚中國固有文化之作。此外因事發揮，揭載西報文字也綦多。民國十七年逝世，享年七十有一。（孟祁）

## 辜鴻銘

辜鴻銘在中國青年們知道他的，恐怕很少。就是知道，也不過曉得他會說拉丁語，有毛辯子罷了。倘若說他有自己的哲學，懂歐洲的文化，則除少數真正認識他的人而外，恐怕沒有不詫異的了。民國十年，我到德國留學，遇着一位哲學教授奈爾遜，他約我到他家去談。奈教授是講康德哲學的，在數學內，也有相當的貢獻。當我們閒談的時候，他便問我在中國的時候，曾否讀過辜鴻銘的著作。我告訴他：『辜鴻銘的姓名，雖嘗聽着，但他的著作却未讀過。一般人都說他是個老頑固，所以我們青年們都不喜歡去理會他』。奈教授聽了大為詫異。他向我說：『辜鴻銘的著作，我幸讀了幾種，據我看來，他的哲學，意義是很深厚的，我很佩服他』。奈教授說完了，便從書架上將辜鴻銘的書籍一一取了下來，向我介紹：



一、哀訴之音。

二、中華民族之精神。

三、中國對於歐洲思想之抵抗。

這三本書，都是從英文譯成德文的。哀訴之音是H. Nelson譯的。中華民族之精神，是Oscar A. H. Tschmiele譯的。中國對於歐洲思想之抵抗，是一本文集，由R. Wilhelm從英文翻譯及編譯而成的。奈教授向我介紹完了，他很誠懇的勸我，空閒的時候無妨也將辜鴻銘的書籍，取來讀一讀。我當時一心要學數學及物理，分別之後，雖曾買了辜鴻銘的書，但總以為西洋人好奇，他們重視辜鴻銘；或許有點賞玩古董的意味，因此不大留神，隨隨便便，翻閱一遍，便放下了。隔了許久，奈教授又約我去談。他向我說，他近來在倫敦泰晤士報，讀了辜鴻銘一篇文章，縷述他在北京生活的孤苦。看見北京許多貧民，他設法救濟，家中既無餘財，政府亦無辦法，他精神異常痛苦，日唯祈禱速死。奈教授又說，他近來籌了一點小款，想給辜

鴻銘發去，但恐辜鴻銘不受，他想說這是他的書籍，在德國所得的版費，問我這樣辜鴻銘是否可以容納。我當時聽了，頗為感動，既贊成他的主張，又在他與辜鴻銘的信封上，添了「中國北京辜鴻銘先生」九個大字。臨別的時候，他復問我對於辜鴻銘的意見。我告訴他，辜鴻銘的著作雖嘗讀了一遍，但是印象仍不十分深刻。他眉目間，立刻現出十分失望的神情，便又向我說：「我讀辜鴻銘的書，至今已十幾次了，多讀一次，即更有所得一次，大凡一本書，倘若他的價值只够得上讀一次，則他的價值必够不下讀一次，我希望你再讀之後，你的見解或許與現在不同」。在德留學六七年，這要算是刺激最深的一件事。歲月不居，時節如流，回首當日，忽忽已踰十年，辜鴻銘既死，奈教授也早逝世了。去年冬月，我復來德，客中遇着一位留學生章用先生，他是學數學及哲學的，成績極佳。他向我說，現在所從學的兩位哲學教授，都很敬仰辜鴻銘。其中一位名 G. Misch，他還向學生特別介紹辜鴻銘。至於其餘一位名 H. Nohé 的，他的學生，若不懂辜鴻銘，他便不准其參加討

論，其折服於辜鴻銘，於此可見了。辜鴻銘在我國，似頗爲人所詬病，而在異國，竟受如此的推崇，人情輕近而貴遠，不知辜鴻銘之見重於異國，只是這個心理的原故呢，抑或真有其客觀的價值？我國知名的學者，在歐洲知名的，已經很少。受歐洲人崇拜的，尤爲不多。若是歐洲人對於辜鴻銘只是玩古董的心理，則對於我國其他具有古董性的學者何以不取同樣的待遇。辜鴻銘現在已經死了，我們希望我國的學者。以學者的態度，將他重所估價一下。（嗣鑾）

## 齊白石

齊白石的出身是木匠，是無容穩諱的。他之所以能成爲藝術家，也是當木匠的原故。他並不是做祖活的木匠，而是個「小器作」。雕刻桌椅的花紋，便是他和藝術接觸的開始，他運用木匠的技巧，來繪畫，刻印。因此他作風是濃厚的，雄壯的表現。許多文人對他有反感，原因是文人是柔美的，不像他那樣粗強。

誠然他是木匠，他却會作詩，並且他的詩不像柔美文人所作的那樣陶醉，而是豪放的。他的寄萍堂一首，很足表現他個性，茲錄如下：

淒風吹袂異人間，久住渾忘心膽寒，馬面牛頭都見慣，寄萍堂外鬼門關——白石詩草二集卷二

把鬼門關當了酆都縣了，然而人間不就是鬼域嗎？有時他把幻想當事實，所以

他的畫，有點近於「理想派」。作一個夢，也把他收入畫境。他多夢，在詩集裏，很有記異夢的作品。白天畫桃實，晚上便夢見董雙成贈桃，白天有人拜門，晚上便夢見藍面大腹婦人呈詩，求爲門生，這許多幻想，在齊白石的本身來說，只怕是平常的事，「好奇貪怪生虛境，故有天魔入夢來」。——白石詩草二集卷八——這不是自供嗎？他承認他賣畫，並不以賣畫爲可恥。許多文人諱言賣畫，而美其你名爲「潤筆」，這矯僞的行爲，在齊白石是不肯做作的。因此許多人說他愛財，許是你沒和他接近過！

他不怕人罵他，往往告訴門生說：「人家罵你，不必害怕。」他題李苦禪的畫，有「布局心又小，下筆膽又大，世人如要罵，吾賢休嚇怕。」他題羅祥止印艸，更來得妙矣，說是：「世有譽予者，必譽祥止；有罵予者，亦必罵之；予謂欲青將於藍，只有放恣一道！」放恣云者，何嘗不是「不必害怕」呢！

他，埋頭於中國畫，篆刻，詩詞，已經五十多年，卽就這一點也可看出他的毅

力和精神——罵他的人很多，他却低頭在幹，沉寂着過這枯槁的生活，藝術固可振起人生底美感，若在此中求滋味，却是有味而實無味。他打破了歷史藝術派的玄學觀念，便是不爲古人所欺。力闢藝術新傾向。中國人的歷史狂，是以歷史作原則，什麼秦漢意法囉，元宋筆意囉，白石山翁是不講這些形上學的，他祇知道我個性不可埋沒。

他是有名的人了，架子他却沒有，如有說他有架子，或者你崇拜太過的原故。他見人總微笑，但他却不善於應酬，你有所問，他有所答，但他很少提出什麼問題來討論。他是豪邁的，祇要你誠懇。你進了他的門，可以看見鏡框上寫着：「白石老人，心病復作，停止見客」，你須知道他是心病，只要你是知趣的，他非常歡迎你。

前兩年，他時常帶着他的小兒子，到西單牌樓買些菜，或是一些點心回家，這兩年漸漸少了，一切家務都由他處理，買白菜也是由他講價的——這趣味生活，恐

怕齊白石一人而已！他的門常鎖着，鑰匙是他自己管理，他曾有一次在繪畫，一個鐘點內，雖有二個老媽子，擲筆去開門者十四次。

他鬍子已白色，却短短地，頭髮脫落了許多，嘴總在微笑。眼睛圓圓的，刻印時戴兩付眼鏡，喊人的聲音很大。笑却是哈哈大笑，粗強的聲音裏，帶着一些嚴肅，不是嘻嘻嘻嘻的笑。精神弈弈地，並不像七十多歲，除了繪畫，刻圖章以外，時常作詩。

他很少照像，海王村公園有一張反穿皮襖，拿扇子的一張，北平人可以看到。他衣裳很肥大，可以藏下他的小女孩，夏天要光腳，在北方人是覺得可驚異的。

他今年添了一個兒子，還有三歲五歲七歲的小女兒，是他生活的安慰者。他大女孩今年五十歲了，和大兒子三兒子都在長沙，四兒子五兒子却小，在西山慈幼院讀書。他有一個姨太太，人很慈祥，時常有病，生客是見不着的，大太太在湖北，北平大概沒有到過。

他和樊樊山最好，其次便是黎松厂黎錦熙父子和徐悲鴻。

他沒有到過巴黎，弔過羅馬，但他的名是早已深印於人間了。（无病）



## 齊白石

北平有一畫師，與姜白石同名而異姓——唉，你不要聽錯了，我是說他們同名，並不是說他們齊名，當然囉，一個生在宋朝，一個生在現代；一個是詞人，一個是畫師，他們的大名又怎樣可以齊呢？我們這位畫師，古怪得厲害，他就在現代的名畫師中，也決不會與誰齊名，你說他齊姓，那到可以，因為他本來姓齊。

齊白石，名璜，湖南湘潭人。多年僑居北平。他雖然是一個龍鍾老者，却曾由徐悲鴻的勸駕，到國立藝術院那樣一個洋學堂裏教過書，不是，教過畫。所以你不要把他當作老古董看待，他却有不少穿西裝的高足。

我因為是和他同生在一個城池裏的關係，從不認識字的兒童時代就知道他，但我並不曉得他就是鼎鼎大名的齊白石，也不曉得齊璜就是他。我只曉得他叫作齊木

匠。（這是他自己也引以自矜的，他爲我畫的一幅水墨畫上，就蓋着一顆「老木」的章子。）沒有看見齊木匠造的房子，而只看見齊木匠畫的畫，這對一個幼小無知的靈魂，常常覺得奇怪的。後來我從他的畫上面，找到了一些房子，才得了一個解釋，原來他是專造茅亭的，他畫的那些樣子，都造在鄉下，我是一個生長在城裏的孩子，當然看不見他畫本的實物。我每回到親戚家裏去，就看見他畫的一張茅亭。亭子上面有一匹黃牛，我總担心那黃牛有天會把亭子踏破了。

中學還沒有畢業，我就離開了故鄉，幾乎一直到現在都在外面過日子，這些時候因爲學的東西不同，竟再沒有機會談到那個偉大的木匠，或談他的畫了。去年我到北平去，無意中聽到一位朋友談起他，於是重新喚起了我二十年前的記憶。我覺得我們鄉下既產生了這樣一位獨創的藝術家，小時我沒有見到他的機會，現在既近在咫尺，怎樣不可以去拜訪他一次呢。我的朋友看透了，我這種心思，不待我提議，他便說可以帶我去看看他，也許他高興還可以給我畫一張畫呢。

記得是初春時節的一個下午。我跟我那位朋友（同去的還有一位會刻圖章的青年）走過了幾條北平城西的小衚衕，最後站住在一個有石階級的大木門前面。我們在兩個鏽了的銅環上敲了幾下，遲遲地裏面發出了一個聲音問門外是誰，來爲何事。我們述明來意，跟著拿出一張名片從門縫裏塞了進去，門裏足音便漸漸地遠了。我們立在門外靜候，我的朋友望了我一眼，忽然像想起了什麼事似地警告我說：

「他如果有什麼果盤擺出來，你不要吃呀。」

我不懂這話的意思。疑心是主人吝嗇。忍不住要問：

「吃了他不高興嗎？」

「不是，他一定要請你吃。吃了不是他不高興，而是你自己難免不肚皮痛。」說到這里開門的來了。但我沒有聽見開大門的聲音，而只聽見金屬物碰着發。我睜圓了兩眼，一瞬也不瞬地，要看個究竟。

門開了，原來上面掛着一把五寸長的銅鎖。

我們經過大門的甬道，走出到一個梧桐庭院，老媽子把我們帶到右邊的一間大房子裏，便自個兒去了。這個房子裏布置很是簡陋，一端放了幾把茶几靠椅，中間的几上豎着一個大鏡框，裏面裝着一張戴眼鏡的白鬍子老者的像，不待言這就是我們來訪問的人了。室之另一端，安置着一張一丈多長的書案，但上面一本書也沒有，這原是他的客廳兼畫室呢。

約莫等了十幾分鐘的光景，主人急遽地跑出來了。他因為正在吃飯，使我們等久了，很客氣地向我們道了歉。接着主客隨便閒談，談到他的畫在巴黎賣掉了好幾張，他面上露出一片喜悅的顏色來，及到他發見我是他的同鄉人，現在正取道北平預備回里，而他雖然上了年紀，兒子勸他回去，他却捨不得離開住慣了的北平，現在聽見我回去，也不免觸動了鄉思。一重晴雲代替了喜悅的顏色籠罩住他的面部了。我們隨即把話匣打開，由他的生活轉到他的藝術上去。我們那位同去的候補金石家便乘機拿出他自己的作品去求教於當前的藝術大家，老先生接着一看從容地

「你是摹的漢印罷。很好。有些童子已經摹得很像了。不過摹仿前人的東西，却不能落前人的窠臼，摹到相當的程度就要變，變得越是怪，越能驚倒人。」

他這寥寥的幾句話。已經把藝術家成功的祕訣道破了。治印固應如此，繪畫又何嘗不是如此。他的畫學八大山人，草蟲學惲南田，但他決不受八大山人和惲南田的拘束，而自有他一種獨創的怪味。他的圖章雖是脫胎于漢印，但現在也就自成一家人了。我最愛他那種衝刀法，渾然天然，不假雕琢，其道勁實遠出漢印之上。不論他的畫，他的印，他都能自己建立他的殿堂，不像別人只滿足於從前人的贗物。這一點確是叛逆男兒的本色。他就秉着他這一點叛逆的天性，從他湫隘的職業中跳出來，刻苦自修，終於走進了藝術之宮。他不相信藝術是士大夫的專利，他使士大夫從此不敢輕視工人，而包辦藝術。他不讓他的職業，埋沒他的天才，他也不諱言他的職業。許多人榮達以後便不認微時的處境，這種忘本的事，是他平日所痛恨的。

他無力改造這種士大夫的惡習，但他却爲平日被士大夫所鄙視的工人復了仇。他的名字被士大夫尊重以後，求畫和篆刻的人日衆，他有時故意高抬其價，使從前那些高官大員特別賞識。

聽說有次一位大官，求他刻了一顆圖章，遣人送去紋銀百兩，以當報酬，他接了以後馬上賞給來人作爲酒資。回報主人，爲之慚慙，而他竟因此博得了一個狂名，身價十倍。

我看他的時候，他已經快八十歲了，那種少年時的狂態一點無存，鶴髮重顏，只覺得和藹可親而已。（味橄）

## 黃公度

「此兒生鬪猴，聰明較猴多，」果然，他在十多歲的時候：便一鳴驚其長老。

聽說：那時候，他家裏有一位塾師，嘗以梅州神董蔡藎吉「一路春鳩啼落花」命題，叫他立即賦詩一首，他聽了以後，馬上就說：「春從何處去？鳩亦盡情啼，」這一來，就把那位老師嚇倒了，暗暗驚奇道：「這小子真不凡啊！」

次日，這位老塾師，又照樣的叫他來一套「一覽衆山小」，不料他破題兒就說：「五嶽猶嫌小，何論眼底山！」——於是這一位不同凡俗的小猴兒，從此就震驚了他的鄉里了。過了若干的時日，這震驚過鄉裏的孩子，更進而做了新時代的先驅的人物。你道這人是誰？——就是被推爲偉大的詩人的——黃公度先生。

看呀！詩人這頂「桂冠」，是多麼的絢爛而美麗啊！許多人正在「輾轉反側，

求之不得！」然而在公度却是個「滿不在乎」的樣子，他竟說：「我不過是「餘事作詩人」而已，所以公度之被人稱作詩人，是幸也可以說是不幸的。惟其如是，所以公度的詩，便成功了他的偉大，因為他自己不曾打過什麼「名山」的念頭，當然是不會有一毫「矯柔造作」了。同時他因為處在那黑漆一團似的時代，使他苦悶得像囚牛一般，於是他禁不住叫喊了，雖然那時候還沒有所謂「普羅」和站在「十字街頭」的漂亮名詞，但他決不是純粹在象牙塔中的謳歌者。

他的詩，清新而且俊逸，自然而且和諧，可是有時候，幽默得也好像論語中人的。倘使我們承認詩是「寫」出來的話，那麼，他的詩，便可以說徹頭徹尾是寫出來的，雖然他用的還是那麼的舊風格，却處處可以表現他「脫口而出」和熱情的流露。他的白描詩，有時候有點兒像香山，他的寫實詩，有時候又有點兒像杜甫；至以他那大部分用新思想注入舊風格的詩，可沒有什麼人能夠相像，簡直只能夠像他自己。



你看他，兩頰和下巴瘦削，倒也有點像猴子。頭上戴着攬節帽，穿着一套古氣盎然的馬甲，道地的表現着中國的「本位的文化。」假如你在三家裏碰着他，縱令不會懷疑他是個癡君子，至少，也會說是個「冬烘大師」，誰知道，這就是堂堂的日本公使，吃過洋麵包的詩人！所以，你要認識他，除非是留心到他那暗溜溜的眼睛，放射出來的新穎而且逼人的光彩！

他對於詩，像是有特別的見解，他的雜感之二云：

大塊鑿混沌，渾渾旋大圓，隸首不能算，知有幾萬年？羲軒造書契，今始歲五千。以我視我人，若居三代先，俗儒好尊古，日日故紙研，六經字所無，不敢入詩篇。古人棄糟粕，見之流口涎，沿習甘割竊，妄造叢罪愆。黃土同搏人，今古何愚賢，即今忽已古，斷自何代前？

明窗敞流離，高爐熱香烟，右陳端溪硯，左列薛濤箋，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即今流俗語，我若登簡篇，五千年後人，驚爲古斑爛。

這種詩，可以算是他的自白，同時也可以說是詩界革命的一種宣言，到後來，他越發進步了，索性主張用俗字語去做詩了。這不單詩是這樣，就連他的整個的思想，也算是這樣，公度值得人們稱讚的地方，就是他越老越有進步。他曾經作過好幾首白話的山歌，中如：

買梨莫買蜂咬梨，心中有病沒人知。

因為分梨更親切，誰知親切轉傷離？

催人出門雞亂啼，道人離別水東西，

挽水西流想無法，從今不養五更雞。

一家女兒做新娘，十家女兒看景光，

街頭銅鼓聲聲打，打着聲聲只說「郎」。

人人要結後生緣，儂要今生結眼前，

一十二時不離別，郎行卽坐總隨肩。

像這些都是民歌的上品，很可以窺見出他的作風，胡適之在五十年來之中國文學裏，並稱金和與黃公度。他說：黃公度在很早的時候，就敢於這樣大膽的主張，以我手來寫我之口，完全是早年受了他的故鄉（廣東梅縣）的山歌的影響！不錯適之這種的觀察是很對的，但是，我想適之後來也敢於毅然提倡「八不主義」，和白話詩的「嘗試」，說不定也受了黃公度的影響。

公度的詩，最爲人所稱道的，除了拜曾祖母李太夫人慕以外，像錫蘭臥佛詩，也是很有名的，梁任公竟謂：

「若在震旦，吾敢謂有詩以來所未有也……有詩如此，中國文學界足以自豪矣！」

可是，我覺得人境廬詩草中，具有最大的魔力的，好像還是「是今別離」，當時陳伯巖見之，也推爲十年的絕作，但是胡適之則謂爲「平常得很！」這也許是俗語說的：「水晶眼鏡，各人各戴」吧！

上面已經說過，公度是不會打算作詩人的，而「詩人」竟使他來了個「不虞之譽」。同時還掩蓋了他大部分的人格，其實他是一個「數奇」的維新志士，他的全人格，拿七分才子，八分外交家，一個維新的志士，可以約略盡之。

他做過了三十年的外交官，咖啡和牛乳，漸漸養成了他改革的思想，——於是他就從科舉的出身，一躍而為維新的重要人物了。那時候，他的朋友是很多的，有譚嗣同，梁啟超，康有為一輩子他挺够熱鬧的，他曾經在上海找梁啟超辦「時務」報，他曾經幫過陳寶箴在湖南大大的維新，那時節，他真是忙得個好不開心啊！想不到，一霎時就來了一戊戌政變」，不特是弄得個風流雲散，并且還險些兒「冤哉枉也」（清廷疑康梁尙匿先生處）——「森森畫戟重圍折，坐覺今宵漏較長，」在上海足足使他困了四十八個時辰，然後纔奉旨溜之大吉（回家去矣）。的確，他從此後，再也沒有出來了，——於是乎「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重新發箴，廢續他在日本未完的編纂工作，連上帶下，統共費時一百零八個月，——成功了

他最有價值的名著——日本國誌。

當他歸來的時候，一方面雖然是埋頭著述，一方面也縱情山水，在那百花洲（在梅縣南門外）畔晚涼天，公度先生的畫舫，是常常可以看到的，那時，他寫的詩也是不少，中如：

半世浮槎夢裏過，歸來隨地覓行窩，  
陸沈欲借舟權住，天問翻無壁受呵。  
偶引雛孫同初月，且容時輩量汪波，  
灣灣幾曲青流水，可有人尋到釣簑？  
滄海歸來鬢欲殘，此身商榷到蒲團，  
哀絃怕聽家山破，醇酒還愁來日難！  
繞樹烏尋誰屋好，銜雛燕喜舊巢安；  
朝朝曳杖看山去，看到斜陽莫依闌。

詩人畢竟是詩人，他雖然隱居在家裏，終究不能志懷於世事的，後來，他在寫那封（給狄平子）「自願弱質殘軀，不堪爲世用矣，負此身世，感我知交！」的信後，便與世長辭了，（時年五十八歲）

如今啊！真是畫舫不知何處去？梅江依舊向東流！人境廬聽說已有點破敗了，皮藏在裏面的兩三萬冊書，也大半散失去了，似乎流傳在人間的，還是以新嫁娘詩最爲普遍。（任潮）

## 胡適之

胡適之

適之綽號「胡大哥」並非偶然。梁漱溟多凶，胡適之多內，梁漱溟莊嚴，胡適之豪邁，梁漱溟應入儒林，胡適之應入文苑。學者也好，文苑也好，但適之是決不能做隱士的。一人性格，大概難於分類，也大可不必分類。我想六分學者，四分才子，二分盎格羅撒克兄遜留學生，約略可以盡之。也許加了三分學究氣，減了三分才子氣，適之的應酬可以少一點，學術著作可以豐富一點，但如此便少了一團藹然可親之氣，而不成其爲胡大哥了。這却何苦來！這一股才子氣，又被他六分的學究氣壓下，所以若稱之爲「風流才子」也不堪適用，因爲他的立身行世，也頗謹嚴，如對冬秀之始終如一，便可看出。然而適之對女子，又不是像漱溟，雨生那樣一副面孔。在子女前殷勤，打招呼，入其室，必致候夫人，這是許多學者所不會而是

適之的特長。見女生衣薄，必下講台爲關課室窗戶，這是適之的溫柔處，但是也不超過盎格羅撒遜所謂「紳士」的範圍。用這種體貼溫柔於同輩及少輩，「胡大哥」之名便成了。

適之爲人好交，又善盡主誼。他米糧庫的住宅，在星期日早上，總算公開的了。無論誰，學生，共產青年，安福餘孽，同鄉商客，強盜乞丐都進得去，也都可滿意歸來。窮窘者，他肯解囊相助；狂狷者，他肯當面教訓；求差者，他肯修書介紹；問學者，他肯指導門徑；無聊不自量者，他也能隨口談談幾句俗話。到了夜闌人靜時，才執筆做他的考證或寫他的日記。但是因此，他遂善做上卷書。

今年似是四十四吧：起色雖然不甚紅潤，不像養尊處優的老爺，但也不像漱溟一般的瘦馬相，只有一點青白氣色，這大概是他篋膏繼晷燈下用功之遺蹟。衣服雖不講究，也不故表名士氣。一副相貌，倒可以令佳人傾心，天平是那麽高，兩眼是那麽大，光耀照人，毫無陰險氣，嘴唇豐滿而常常着幽默的踪影。他的悟力極敏，



你說上句他已懂到下句了。笑聲不是像豈明的低微，是呵呵式的。

適之所以不能成爲詩人就是這個緣故。在他呵呵笑的聲中，及他坦白的眼光中，我們看不見他的魂靈深處。他不像志摩，不會有沉痛的悲哀，與熱狂的情緒。在那眼光中，我們看出理智的光輝，那兀突不定的嘴脣，也老是閃過機智者會心的微笑。這樣是不合做詩的。所以他的散文，也是清順明暢，像一泓秋水一般，晶澈可愛，却很多波瀾曲折，闡理則有餘，抒情則不足。人還是規矩人，所以文也老實。布風說過『文如其人』，正是此意。因此他的思想，也是近於厚重穩健，非近於犀利急進，他的觀點是演化的（卽所謂歷史癖）非革命的。（evolutionary not revolutionary）在此種地方，最可看出他盎格羅撒遜的素養。丁在君，胡適之都是這一派思想的好代表，於是『高等華人』的徽號硬落在他的身上。在普羅作家，甚至在一切急進派作家眼光中，這種紳士氣是極討厭。但是，適之的態度，是極誠懇極負責的。這從他的刊物名稱『努力』可以看出來的。牠這種態度，使他常傻頭傻腦作文

章，見要人，向一般急進派所認為根本無望的官僚軍閥作勸告，不免太不脫化。然而在這好人極少的中國中，我們不能不承認他是一位不甘自棄的好人，而發生愛惜甚至景仰之意。

適之寫的英文，似比他的中文漂亮。（溫源寧著林語堂譯。原文載英文中國評論週報）

## 劉復（半農）

當陳獨秀，胡適之們提倡文學革命的時候，一位剛從鴛鴦蝴蝶派文場中出來的叫劉半農者也在倡和。當時因為別人說他一句：「你懂些什麼，也有資格來提倡？」他就氣到了法國，數年後，博得法國國授博士之學位回到中國的語言學學者劉半農就是他！

假如這個傳說是對的，則他的專攻語言學是因中國文學革命而起，其目的也是提倡白話文吧？同時，那個在他一氣就去法國之氣，是一個多麼可貴之氣；這氣不是驕傲，而正是謙虛；他反省自己之無學，從根本來研究語言。似乎是猶太民族才有的毅力。

在個性上，他確是一個有點像愛因斯坦們的德國的猶太學者。身軀與面貌不也

有點像麼？——矮的身軀，方的頭顱。雖然他面部還少些表示堅強的筋肉。

從禮拜六小說的半儂到言語學家半農，這個變動是他生命史最光榮之一頁；這在中國學術界中能有這樣能力的人是並不多。可是，當別人以此為痛瘡疤說他時，他總以為可恥而否認。

當時他編世界日報副刊，為來稿都是「愛呀愛呀」之故，他寫了一篇文章訓誨青年，這是篇正中當時北平青年之病的文章，但是青年們反攻了，就是：「你以前呢？半儂不是你麼？」這種消極的駁難，在半農很可以承認這篇文章也是罵過去的自己的，但是以克服自己的經驗來勸勸青年，不也是很對的事情嗎？可是半農始終否認，這，與其說是他撒謊，毋寧說他太懶憎自己的過去為是。事情大小或有不同，但我想每個人都可體驗，這種厭惡自己行為是人人都有的經驗吧？不過，他憎惡過去自己是到「非自己」的程度了。

這種地方要說半農有三分猶太式的剛硬在作怪，則千萬不要忘掉，那腋下的七

分是士大夫氣了？這是魯迅在他何典序上提起過的。

在這些以意志爲中心的人格看來，半農是缺少浪漫的情熱的。可是同時，他也缺乏銳利的筆鋒，在與劉大白筆戰裏，他始終是個溫和的長者。

他不是有一個善笑的臉，或者是在法國太用功吧？他的表情是缺少法國人之俏皮。在北河沿畔，他常常抽着雪茄烟；黑帽子遮去了臉，靜悄悄地坐着包車或者慢慢的走過；當我在黃昏遇到他的時候，我常想起康德被人叫做時鐘的故事，他是像個德國式的學者。

也因此，所以，當他把文章向俏皮方面走去時，他終是沒有什麼成功，缺乏的是機巧與警惕，也缺乏一點靈敏，要是說他的文章有點幽默之風，乃是一點點瑣碎的東西，北平人所謂「麻菇」而已。

他不善于教書，自然他善于談話。不善于教書的人一定會談話。這是一個真理。

他的頭腦似屬於科學，不是屬於文藝的。因此，于語言學外行的人看來，也可想到，或者他在語言學上之收獲是較文藝爲大吧？那麼與其說他是文學家，毋寧說他是科學家了，他的死也就是死于科學工作上面。（迫迂）

## 徐志摩——一個孩子

雪萊的戀愛事件是人盡皆知的。在維多利亞時代人的眼光裏，莫不引爲驚愕。Matthew Arnold 是那樣的喜歡評論文學的，或者對，或者不對，但當他一涉及雪萊的性愛關係，便弄出大笑話來。但是後世却另替雪萊加一番定論，把他從汗泥中洗淨，並且把他改變成了沙士比亞劇中之愛儂兒 Ariel——如一隻蝴蝶，在花叢中翻飛，像一種細嫩輕柔的天空中的生物，又美麗又天真。雪萊的 Epipsychidion 是一篇理想的愛人的歌，他愛的不是這一個女人或者那一個女人，而只是在一個女人玉貌聲音裏見出他理想的美人。

不錯，志摩和女人的關係是完全和雪萊一樣。也許有女子以爲志摩曾經愛過她，實則他僅僅愛着他自己內在的理想的美的幻象，即使是那個理想的淡薄的情影，

他也是愛的。他在許多靈座之前燒香，並不是不專一，反而是他對理想美人之專一。好像一個光明的夏天的白日裏蔭影的移動，志摩也在女友中踪影靡定：可是這些蔭影是由一個太陽造成的，所以志摩的愛也僅僅爲了一件東西——他的理想美人的幻象。對於這，他永久是一個忠實的信徒，不僅在他和女子的關係是這樣，在他的作品裏，和男朋友裏，並且就是在他短短的生活一切似乎是狂浪的舉動裏，也都是這樣。

志摩之爲人，比志摩之爲詩人更偉大。我們許多人當中愛讀他的詩，正因爲是志摩寫的。却未必有人爲愛志摩的詩，所以愛他。他的性格，就是他的天才。因此，在他的文字及行動中，愈可見出他的性格者，愈有其動人的魔力。所以他的散文遠勝過他的詩。因爲他的散文比他的詩更能顯出作者的性格。讀他的散文我們宛然如見他整個性格的光輝，他的聲音容貌，似一一呈在眼前——他的活潑，靈動，嘖嘖，興奮，及其談鋒之自在如意——這些都在他的散文裏見到了，他的詩却反似與



他的性格相隔一層，他的詩是他的作品產物，他的散文却似他自身。所以他的詩的佳處，全是靠這性靈之反映。時移境遷也許他的詩也會逐漸減了他的光芒。

志摩的人格的秘密是什麼呢，是體格上的嗎？或者是有一些的，但是體格比志摩更動人更美麗的，世上不知還有多少，却很少有志摩的魔力之十分之一。嚴格的批評起來，他的鼻子太大了，眉毛太不倫不類了，他的嘴好像闊了點。他的牙床微有點粗重。不，他的動人的秘密是另有所在的。他的氣質上，他的心靈上。他有個聰明靈活的孩子氣質和心靈，因為志摩是不失赤子之心的人。只是一腔淳樸的天真，對於環境，非常好奇；真偽不辨，醒夢不別，永不恨人，也永想不到人會恨他。人世的閱歷使他受過磨礪，却永不能改他的本性。他玩賞人生的一切，像小孩子玩弄玩具一樣。新理想啦，相對論學說啦，羌德拉泊司在植物學中的新發見啦，愛爾蘭的民族復興運動啦，太戈爾啦，梁啟超啦，塞尚尼的繪畫啦，壁楷沙的繪畫啦，梅蘭芳啦，克萊司勒拉，這些都輪換的受過他的賞樂。他的生活便是和朋友們連

續不斷的互相過訪。他所住的房宅只可算是他朋友來往的過道走廊。他在這樣的生活中居然也能寫作，才令人詫異。在別人以為是煩燥的，在他却不覺得的，只以為是快樂新花樣，而凡是小孩都是喜歡新花樣的。

無疑的，在志摩的生命裏也有多少煩惱悲哀的，尖銳而且哀慟，像一個孩子的煩惱與悲哀，但是也只像朝露般刻化歸烏有。志摩也許有時會得罪朋友，但決不是有意的，所以人也不見怪他。像一個小孩子有時也搯死一隻小鳥，或撥去蒼蠅的兩翼，志摩有時在他不自知的時候，也會露出他的鹵莽。志摩是一個感情衝動的人，也會把打碎玻璃杯，扯破花瓣，或者在荊棘叢中跳躍，當做一天中照例應有的遊戲。

有人說，在志摩生活的末年已經看出他的成年穩重的先兆。如果是那樣，他這時候死去倒是不幸中之幸事，並且是何等神話意味的死法！死在飛機的炸聲中，而且又是在與高山的山嶺的衝撞中；其生也淳樸，其死也雄奇，天之待志摩，不可謂不厚矣。（溫源寧原著張自疑譯自英文中國評論週報）

## 吳文

吳

世上只有一個吳雨生，叫你一見不能忘。常有人得介紹一百次，而在第一百次，你還得介紹才認識，這種人面貌太平凡了，沒有怪樣沒有個性，就是平平無奇一個面龐。但是雨生的臉倒是一種天生稟賦，恢奇的像一副諷刺畫。腦袋形似一顆炸彈，而一樣的有爆發性，面是瘦黃，鬚鬚幾有隨時蔓延全局之勢，但是每晨刮的整齊齊，面容險峻，顴骨高起，兩頰瘦削，一對眼睛亮晶晶的像兩粒炙光的煤炭——這些都裝在一個太長的脖子上及一副像枝銅棍那樣結實的身材上。

頭既昂起，背又挺直，雨生看來是有莊嚴氣象。他對於自己的學問是有相當的抱負，而他的好友也視他為一位天真淳樸的人物。他為人慷慨豁達，樂為善事，每為人所誤會。待人接物，每偏於忠厚，而對於外間之批評也不能漠然。因此雨生的

心靈永是不安的，不是在悵惘咨嗟，便是在發憤著作。他雖極崇拜哥德，但他却未達到哥德所稱羨的『不愧不駁』（Ohne Hast, ohne Hast）的境地，這也如但丁吟『To fei giubbettoa mede'lemie case』（我把我的廂房當做我的一架刑枷）一樣的未能達到這種境地。

世上有一種人，永遠不知所謂年少氣盛是怎麼一回事，雨生就是其中一個。雖然已年滿四十，他看起來總在三十與百歲之間，他待人以寬，待己卻甚嚴。是信儒道，立儒行的一個人。容貌非常端肅，對事非常認真，守己非常嚴正。但是仍不能令人望之生畏。

雨生的教書，師道可謂無間然，只是在啓迪後生的靈感有點缺憾。他照時上課，一秒不差；預備講義，毫不滯衍。別人也許帶了書本將要引用的一段文字念給學生聽，雨生却無論那段文字怎樣長，非先自背誦上口不可。他的闡揚發揮處是井井有條：甲、乙、丙、丁這樣下去。有點乾燥，是的，但總不會空疏。他不像另一種

教員，說的天花亂墜，結果不知所云，他所云的都有個內容，或有錯誤但斷不空疏。他總不依違兩可，他的是非非常堅確；換言之，就是不怕有固定的意見。關於記事的事實，尤其是那一類在百科全書及各種叢書可以檢得的事實，他百無不曉。只在見解上面，我們可以抓到他的毛病。在這種地方，雨生露出他的弱點，但是這個弱點，病不在論理不明或者立意不誠，病在他人文主義的立場——而且是白璧德式的人文主義的立場。雨生不幸，墜入這白璧德人文主義的圈套。現在他一切的意思都染上這主義的色彩。倫理與藝術怎樣也攪不清。你聽他講，常常莫名其妙是在演講文學或是在演講道德。

雨生辦「學衡」，一切立論與胡適正正「相」反。學衡明明是張旗鼓以與白話文學反抗而保守舊有生活的。反抗是失敗了，但是其勇氣毅力是可嘉的。他編文學副刊之勇氣毅力也是一樣的可嘉。他要叫中國讀者注意西洋文學之史實，而不僅撫拾那文學的皮毛。史實，年月，數目，這是多麼乾燥之味。現代人所要的是趨時

喜新，隨波逐流，撫拾這文學潮流上之泡沫草穢——Dowson, Baudelaire, Virginia Woolf, Aldous Huxley 等等。在現在時代，像雨生那樣孜孜叫人研究 Homer, Virgil, Dante, Milton 雅典文學，就要遭人不齒。

悲哉雨生，你是那樣孤芳自賞，不屈不移。更可悲者，是雨生對自身也沒有了解。他立論上是人文主義者，雅典主義者，但是性癖上卻是澈頭澈底一個浪漫主義者。雨生為人坦白無偽，所以此點人人都已看出，只有他自己看不見。人家知道他是崇拜拜倫的，並且曾做摹 Childe Harold 寫過一篇中文長詩。這種矛盾，讓別人看了不自在，他卻處之泰然。

每回我想起雨生，就想起他的苦笑的容貌及他清華大學里淨樸的書齋和那被他的窗幔擠出的外邊一片風華豔麗的野景。也許是我自己在癡想，但我常疑心着，如果他肯拉開窗幔，憑眺那野景或是勿再矜持，放心怡神的賞鑒那風華豔麗的一片野

景，也許他生活上不至那樣不安，而面容上也不至那樣苦笑了。（林語堂譯溫源寧著原文刊英文中國評論週報）

## 楊震文（丙辰）

在中國現在，對於英國古典文學有深究的人怕還不難舉出十個人。而要說舉出對德國古典文學有深究者，怕只有楊丙辰一個。

丙辰生成有德國氣，德國氣是深沉，丙辰的面貌也就是這一派：臉是黑的，眼睛缺乏東方人的靈活，鼻子缺乏英國人的自負，嘴唇缺乏法國種的俏皮，要是說他因此也有德國人的果敢，這是不夠的，因為臉上還缺少拿得穩的筋肉。

在北平，市場舊書灘裏，北海的船上，你是毫不用去認他的面貌的，一身整潔而過時的洋裝，身體好像非常結實，開着穩重而文雅的步伐者，必是楊丙辰無疑。照他的面貌，正如孫大雨一樣是屬於不美的。一個人面貌之得人喜歡，在美以外似乎還在整潔。真正美人自然都是整潔，但有一種使人說不出他的不美處而整個



地看起來是不能討人喜歡者，這種面貌就是不整潔。丙辰的使人感到他的可親，就在他的整潔。他的洋裝也就是這個風格。

男人常要有一個美的女子，但這種美到男子身上就成爲蕩派；因男子不美者常是穩重可靠，而整潔就成爲聰慧女子眼中的最可貴的男性美，理由大概就在此，丙辰有一個東方病態美的太太。聽說他太太是有點肺病的。

丙辰愛划船，划船于肺部有益；或者是爲了可以使肺多些抵抗力吧？

丙辰不喜歡左，或者他也不懂左，但是他愛左傾的青年，亡命者常有在他那兒先躲一兩夜的。警察怎想得到這個古典的教授家裏會躲着叛徒呢？

人說他懶，他說是身體不好，他愛讀書，不常著作，不愛上課，同事與學生的譯品請他校對者，他放在雜亂的書桌上，每次別人問他，他尋出時是要用鷄毛帚刷一次的。可是在他簡樸的會客室內，他肯接待任何青年來談學的。

他懂得許多古典的學問，古典哲學他也有深究，但他不理會現代，他其實有點

看輕現代。

他慷慨，常常請青年人吃飯；青年人求他薦事，他都願意幫忙。冒着多大的風雨都會替人奔走。去市場，逛舊書攤買舊書的興味是很濃的。報販們一見他到就包圍他，他沒有一次不是每個報販一份的向他們買的。

他常說自己缺乏天才，其實他缺的還是生活；對工作，他有點疏懶，但是絕對的忠實。他譯的書不多，譯筆是直的，但是他用註解的方法，這種對於德國古典文學之註解，在中國是沒有多少人所能做的。

他也愛浪漫主義的文學，但他討厭輕浮。他愛莎士比亞，他愛海涅，但他不愛志摩；在志摩死後許多紀念與批評的文字中，在文學本質上指出志摩缺陷的，恐怕只有他的一二篇文章。要說志摩的詩是靈滑，丙辰讀他的靈而討厭他的滑；要說志摩的詩是輕妙，那丙辰是讀他的妙而憎他的輕的。我這樣說法，自然有點語病；但這個深沉的斗方的學者，讀志摩的詩不合脾胃的地方怕也只有這樣可以說。

用情方面看來，適之是忠實，志摩是熱烈，豈明是悠長，而丙辰才是道地的專一；要說一個教授並不是入于對情已有沖淡不關心之境，能一心一意對太太而路過豔人毫不盼目的，照我所知道的只有丙辰一個。

要是說北平城中教授少著作是生活太舒適之故，丙辰更是難免此譏。因為他沒有子女，也沒有勞忙于升官發財的打算，簡樸清靜能讀書在他已是滿足了。他離青年人很遠，但是青年人都敬愛他。假如他也愛青年人的話，那麼多介紹一點德國文學讓青年人讀讀正是一件責任上的事情。（迫迂）

## 吳經熊

吳經熊先生字德生，浙江勤縣人，據他那年赴美國各大學講學時自撰小傳；他說：他的父親是有百年後被尊為城隍老爺的榮譽，但吳先生卻並沒有我們想像的城隍少爺那末嚴重，他的個性是非常幽默與活潑，他是希有的漂亮的法律學者。

我自從東吳法律學院預科二年級讀起的，那時預科猶未取消，就在上海崑山路。上課時間恰與本科相反，本科在下午五時至八時，預科卻在上午八時至十二時。我下午是在一家通訊社當記者，歸校寄宿，須在每夜十時後，所以在東吳讀了一個月，還未見過院長。有一晚我的工作完得早，在八點鐘就歸校了。夜飯之後，有幾位同學在我的臥室裏拉胡琴大唱京戲，忽然走進一位令人一見如故的少年來，唱了一拆「聽他言」，唱得很有味，大家拍手叫好，他也興趣飛揚。後來同學散了，同

問起別人，才知道這位歌者即是我們的院長吳德生博士。幸虧學校交際和外界不同，沒有互相問尊姓大名的習慣，否則不將大鬧笑話！這是我與吳先生的初次見面，而就得到一個親切良好的印象。

吳先生喜歡唱京戲，至今不衰，他住靜安別墅時，曾有一次約了幾個同志，唱到深夜，還不肯停。明天卻接到了鄰舍西人的一封信；說你們昨夜的歌唱得太好了，不像人的聲音，但是我們的玻璃窗差一點被你們震碎。吳先生對這一段事很認為得意，曾在同學會宴會上作為演說資料，當笑話講。

吳先生對教書很認真，但有時也弄些花樣鬆散學生的倦意。如有一次叫着某學生的名字問一個書上的問題，某學生沒有預備，急遽的回答道：「Dr Wu.....I has not prepared.」，吳先生就扳起面孔說：「You is wrong.」，引得哄堂大笑。這事曾有人刊入論語雨花。他教書的方法，喜歡用照書上字句宣讀的方法，你如其預先讀過的話，聽他按句讀下去，自會得到許多新的了解，發現許多新的意義。但

有某一級的學生，反對這種教授法，他一點不惱，說教育是他的終身事業，應該接受任何意見。他就請這級學生公舉一位認為教授法好的教授來代課，他目已坐在學生座中學習，這事哄動了全校，引得別級的學生和校中茶房們都探頭探腦站在窗口張望，認為奇事。

徐維楨長上海臨時法院時，吳先生被任為刑庭庭長。徐先生也是東吳的教授，他曾說，他起首並不認識吳德生先生，他完全由於他的文章而使命他的。吳先生的法律著述，確與一般把法律名詞堆砌得城牆樣沉悶的作品不同，能把枯燥吃力的理論，說得輕清有味，這是由於他有文學素養之故，震動世界的葛細亞賭博案，就在他任內判決的。

他所寫文章雖不若城牆那樣沉悶，而你如其步入他的書室，則又像書城一般。你如其是一位生客，坐在他書室裏登待他作初次的會面，你決定會幻想坐在這正中的書桌上的主人，一定是白髮長鬚的老學者，爾會疑心走進來招待你的那個三十來

歲的少年是主人的兒子，不知他就是這里的主人。他喜歡在深夜讀書到天明，他曾寫過一首「夜讀」的小詩，很富風趣。

他近幾年來頗熱心政治，這是學術方面的一種損失。他於為學，為政的衝突，頗伸訴自己內心的交戰的苦悶，但是，據我個人的估量，他還是為學的天才，比為政高明的。（周壬林）

## 李叔同

五四前後中年人的寂寞，苦悶，在我們年輕的人是不大了解的。五四狂潮中，記得有一天晚上，沈仲九先生親切地告訴我們：「弘一法師（李叔同先生法名）若是到了現在，也不會出家了。」可是李叔同先生的出家，我們只當作一種諷助，他心底的謎，我們是猜不透的。

在我們教師中，李叔同先生最不會使我們忘記。他從來沒有怒容，總是輕輕地像母親一般吩咐我們。我曾經早晨三點鐘起床練習彈琴，因為一節進行曲不會彈熟；他就孜孜不倦地教導我。同學中也有願意跟他到天邊的，也有立志以藝術作終生事業的，他給每個人以深刻的影響。伺候他的茶房，先意承志，如奉慈親。「綠滿窗前草不除」的融和境界，大抵如此。

「我們的李先生」，（同學間的稱呼）能繪畫，能彈琴作曲，字也寫得很好，



舊體詩詞造詣極深，在東京時曾在春柳社演過茶花女；這樣藝術全才，人總以為是個風流蘊藉的人。誰知他性情孤僻，律已極嚴，在外和朋友交際的事，從來沒有，狷介得和白鶴一樣。他來杭州第一師範擔任藝術教師，已是中年了，長齋禮佛，焚香誦經，已經過居士的生活。民國六年，他忽然到西湖某寺去靜修，絕食十四天，神色依然溫潤。到明年四月，他乃削髮入山，與俗世遠隔了。我們偶而在玉泉寺遇到他，合十以外，亦無他語。有時走過西冷印社，看見崖上的印藏，指以相告，曰：「這是我們李先生的。」那時彼此雖覺得失了敬愛的導師的寂寞，可也沒有別的人生感觸。後來五四大潮流來了，大家歡呼於狂濤之上，李先生的影子漸漸地淡了，遠了。

近來忽然，從鏡子裏照見我自己的靈魂，五四的狂熱日淡，厭世之念日深，不禁重復喚起李先生的影子來。友人豐子愷和弘一法師過從最密，他差不多走完了李先生那一段路程，將以削髮入山爲其終結了。我乃重新來省察李先生當時的心境。

李先生之於人，不以辯解，微笑之中，每蘊至理；我乃求之於其靈魂所寄託的歌曲。在我們熟習的歌曲中，落花，月，晚鐘三歌正代表他心靈的三個境界。落花代表第一境界：

紛，紛，紛，紛，紛，紛，……

惟落花委地無言兮，化作泥塵；

寂，寂，寂，寂，寂，寂，……

何春光長逝不歸兮，永絕消息。

憶春風之日暝，芳菲菲以爭妍；

既乘榮以發秀，候節易而時遷，春殘。

覽落紅之辭枝兮，傷花事其闌珊；

已矣！春秋其代序以遞嬗兮，俛念遲暮，

榮枯不須臾，盛衰有常數！

人生之浮華若朝露兮，泉壤興衰；

朱華易消歇，青春不再來！」

這是他中年後對於生命無常的感觸，那時期他是非常苦悶的，藝術雖是心靈寄託的深谷，而他還覺得沒有着落似的。不久，他靜悟到另一境界，那便是月所代表的境界：

「仰碧空明明，朗月懸太清；

瞰下界擾擾，塵欲迷中道！

惟願靈光普萬方，蕩滌垢滓揚芬芳，

虛渺無極，聖潔神祕，靈光常仰望！

惟願靈光普萬方，蕩滌垢滓揚芬芳！

虛渺無極，聖潔神祕，靈光常仰望！」

他既作此超現實的想望，把心靈寄託於彼岸，順理成章，必然地走到晚鐘的境界：

「大 沈沈落日眠，平墟漠漠晚烟殘；

幽鳥不鳴暮色起，萬籟俱寂叢林寒。

浩蕩飄風起天杪，搖曳鐘聲出塵表；

綿綿靈響徹心弦，幻幻幽思凝冥杳。

衆生病苦誰持扶？塵網顛倒泥塗汙。

惟神憫恤敷大德，拯吾罪惡成正覺；

誓心稽首永皈依，冥冥入定陳虔祈。

倏忽光明燭太虛，雲端髣髴天門敞；

莊嚴七寶迷氤氳，瑤華翠羽垂繽紛。

浩靈光兮朝聖真，拜手承神恩！

仰天衢兮瞻慈雲，忽現忽若隱！

鐘聲沉暮天，神恩永存在，

神之恩，大無外！」

弘一法師出家後，刻苦修行，治梵典勤且篤，和太虛法師那些吹法螺的上人又不相同。他在和尚隊中，該是十分孤獨寂寞的罷！（曹聚仁）

## 馮友蘭

如果世界上真有所謂「學者態度」的話，馮芝生先生的態度可說是十足的學者的了。我向來迷信學者。我以為凡是號稱學者的，一定都是具有虛心，和藹，渾厚，嚴肅等德性的人物。可是自從北來後，眼中所見的，耳中所聞的一些所謂學者，却都多半與此相反。他們依然同我們不學無養的青年人一樣的輕浮，躁急，尖刻，儂薄；有時且較我們為甚。其能完全合乎我的理想的，芝生先生要算是第一人了。

我和芝生先生初次見面是在考入清華那年。那時，我因為很羨慕他的學問，所以大學一年外國語文系選修課程中大家所最喜歡選的中國文學史，我倒不選，而選他的中國哲學史。但那時我的理想中的芝生先生，却還不是我後來見到的芝生先生。我的理想中的芝生先生是一位穿西服革履，態度很活潑，說話很流利的一塵不染先生。因為那時我所能夢想的芝生先生，還不過是出過洋，得過哲學博士的人物。

啊！然而我後來所見到的芝生先生，卻大大的與此不同了。記得那日——我和芝生先生初次見面的一日——哲學史班快要上課的時候，我坐在三院五號教室裏，目光時常往外望，靜候着和我所多年渴慕的學術界名流馮芝生先生一親豐采。可是鈴聲響後，走進來卻是一位我所想不到的人物。他，馮先生——四十上下年紀——穿的是褪了色的自由布大褂，藍布袴，破而且舊的青布鞋——毫無笑容的登上了講台——坐下——一對架着戰玳瑁邊眼鏡的眼睛無表情地呆望着我們約有一二分鐘，（按此係馮先生的習慣，每次上課皆如此）開始說話了。他——這時略帶笑容——教我們先把註冊部裏領出來的選課學程單交給他，然後滿口河南腔的告訴我們：這學期用的課本是他自己編的中國哲學史，堂上並無講演，大家可先把指定參考書看好，如有不明白的，可以在班中討論。不像別的教授立即宣佈下課了，他卻翻開他的大著——中國哲學史上卷——的後面，把金岳霖先生所做的「審查報告」念了一遍，又解釋了一遍。按此文前面尚有「審查報告」一篇，係陳寅恪先生做的，其中多讚許馮

書之語，馮先生從未對我們念過。然後隨着鈴聲下課了。

這一次的見面，芝生先生所給我的印象是一個具有樸素靜穆和謙等德性的學者的印象。但同時我也發現了一件極不愉快的事，那就是芝生先生口吃得厲害。有幾次，他因為想說的話說不出來，把臉急得通紅。那種「狼狽」的情形，很使我們這班無涵養無顧慮的青年人想哄笑出來。我常想：像芝生先生那樣的嚴肅端正的人，會有這樣的可憎惡的毛病，真是太不合適。因此，便也時常想到論語上的一節：「伯牛有疾，子問之，自牖執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

以上說的，不過是芝生先生的外表而已。其實，芝生先生值得我們讚頌的他方，大部分還不在於他的嚴肅端正的儀容，而在於他的審慎公正的態度。我跟芝生先生上一年的課，敢十二分負責的說一句，從來沒有聽他說過一句不大合理的話，也從來沒有聽他說過一句很隨便的說出來的話。他說話時，老是那樣的審慎，那樣的



平心靜氣。他，我可以說，纔算完全地理性的動物。——我平生只看見過兩個完全地理性的動物，其一是我的母親，其他便是芝生先生了。芝生先生因為教的是中國哲學史，所以有時也批評胡適之先生。但他的批評胡適之先生和時下一般人的批評完全不一樣。時下一般人的批評，不是惡意的攻擊，便是盲目的謾罵，很少會使我們旁觀的人爲之心折的。芝生先生不是這樣。他是站在學術的立場來批評的。他說：「適之先生的病痛，只是過於好奇和自信。他常以爲古人所看不出的，他可以看得出；古人所不注意的，他可以注意。所以他常抬出古人所公認爲不重要的人物來大吹大擂，而於古人所共認爲重要的，則反對之漠然。這是不對的，因爲人的眼光不能相去那樣的遠啊！」——他的話大概如此，我不敢担保有無記錯——這個批評對不對，不必我來斷定；但我相信芝生先生的態度是公正的。有一次，他竟替適之先生當起辯護人來。他說：「現在批評適之先生的人真多，有的竟著起一部書批評他。但他們的態度多欠公允，因爲他們常把適之先生廿多年前說的話來攻擊。」

這如何可算是公允的呢？」我在清華所聽到的批評適之先生的話，可算不少；但大概都帶點酸性。其能完全以光明磊落的態度出之者的，芝生先生，真的，要算是獨一無二的了。

寫到此處，我又想起芝生先生嚴肅端正的面容來了。我很抱憾：我和芝生先生雖有一年的師生關係，卻從來沒有和他說過一次的話；因為我第一年來北平時，一句話也不會說，所以只好靜坐在班裏聽他們一問一答的議論了。但我相信，校內許多教授中影響我最深的，還是芝生先生。每回，當我看到他的寂寞沈重的臉孔時，我常常感覺到人生的嚴重和苦惱。有時我也想：像芝生先生那樣的人生，實在太枯燥了，太無趣味了。然而從他的嚴肅端正的面容上，我感到到人生的偉大和高尚的時候，卻也不少。記得有一次，我因為和一位忘恩背義的朋友鬧了決裂，心中煩悶，好幾天不能念書。有一個下午，我獨自在化學館前散步，徘徊腦海中的還是那件事情。正在難以排解時，迎頭看見芝生先生從對面緩步而來。我那時看見他安

閑恬適的樣子，深深地感覺到我自己纔是一個沒有出息的東西，爲了一件小小的事，紛擾到這樣田地，真是不值得。這一次芝生先生給我的印象，直到現在，我還清清楚楚的記得。（鄭朝宗）

## 孫 伏 園

七月二十八日下午二時，天氣正極熱，於北平石駙馬大街二十一號（民間社）晤孫伏園先生，他正和瞿菊農黎季純兩先生暢談得笑容滿面。他們每人搖着一把破芭蕉葉，汗都濕透了重衫。

「老向，聽說你要記孫公伏園，記得了沒有？」瞿先生這樣問我。——在三月以前，有一次大家午餐，我曾經洩漏過這個題目。現在又被他提起來。

「這兩天恰巧陶先生也來信催索這篇文章，使我正在爲難。和伏園先生太熟了，認真的記，決不是三五千字的事；在這麼老熱天兒，不是鬧着玩兒的。要是了了草草的寫一篇，又大失欽敬孫先生之道。……」

「此其所以『爲難』也。」瞿先生接了一句。

孫先生笑咪咪的，不停的搖他的芭蕉葉。

「唉！」黎季純先生說。「頂好是這樣，你把自己寫文這篇章的計劃，先宣布一下。再請瞿公供給材料，保證給你一個生氣活現的孫先生，而不是一個呆板板的孫伏園。」

「對！」瞿先生說着，把濕透了的袖子往上縮了縮。「要說別人咱不敢多贊一詞，對於伏園先生，我可知道的不少。由他的正史，野史，趣史，遺史，足夠你寫半天的。你先說你的吧，我們先聽聽。」

「我要寫孫先生，一定顧不得先說他的紹興籍貫，和北大與留法的學歷。因為他第一個印象給我的，是他一付謙和的態度。我想伏先園生如果發怒了，那麼，他所怒的人與事，一定是大家認為可怒的人與事。」

「你可不要認為孫伏園不會發怒。」瞿先生接過去說，「他遇見不平，也時常氣得鬍子發抖。由他的文章裏，隨時可以看出他情緒之緊張來。不過，話又說回來了，人家涵養深，即使發怒，態度也還是謙和的。是不是，伏園？」

孫先生笑咪咪的，沒有作聲。不過手中的芭蕉葉却停止不搖，顯然他被瞿先生的話所感動。

「我下文也打算着說他名滿天下的文章，先被你搶去了。」我又把話頭接回來。由孫先生的推動新文學運動，主編晨報副刊，經過參加革命軍北伐，以至於現在的到民間去埋頭苦幹，可以看出伏園先生一副腳踏實地的精神，一團憂國憂民的熱情。他永遠站在前線上作實事，從不躲在後方裏空喊。」

「這幾句話講得很恰當。」瞿先生的話癮按捺不住了。他從椅子上站起來了。「下文你該講到他的『平民讀物』了。喊平民文學的早就大有人在，而真正研究平民文學的，也許還是大有人在。不過，真正到民間去，為平民而文學，而又已編有六百多本讀物的，舍伏園先生而外，又有何人？在鄉下找一個唱曲兒的瞎子來，叫他在一邊唱，伏園先生在一邊聽而且記。記得了之後，依照他的形式，修改他的詞句，注意他的內容，一滴一點都求其有教育的價值。然後，加以分詞，加以注音，

再去找鄉下人來試讀。有不合適的，再修再改。這一個瞎子完了，再找第二個瞎子來。男瞎子去了，再找女瞎子。——對不起，伏園，我可不敢說你一定找過女瞎子。」

「你說吧！」孫先生笑咪咪的說。

「就是找女瞎子，在伏園先生決不會惹人說話。」黎先生說。

「對了！他有這個。」瞿先生摸一摸下巴，「烟幕彈。」大家笑了一陣，瞿先生喝了一口白開水，又開了腔：「我還得接着說下去。由找唱曲兒的瞎子起，到說大鼓的，到唱秧歌的，他都領教過一遍之後，從中取出一部分平民讀物的模型來，再去編輯適合平民的讀物，着實費了點兒心血。這且不提。最見本領的是他能利用平民所識的有限文字，向他們講解書經，講解易經，灌輸一些『古書常識。』好像伙，真不是容易事兒！這兒有平民讀物，你們瞧，咱們掀開來看。先看他對一般平民怎樣解釋『經書』的經字！

什麼叫做「經書」呢？「經」是「線」的意思。書都是用經釘成的，所以在最古的時代，一切書都叫做「經」。後來因為古代傳下來的書漸漸的受後人尊重，「經」字的意義就漸漸的變成了做人的道理和規則，從此以後的書也就沒有人再敢叫「經」了。

因為以後的書不敢再叫經了，原有的經便更尊重了。中國從漢朝以來，兩千年的功夫，都是尊重孔教的，所以孔教所稱道的經，在中國人思想上，有極大的力量。從前中國人的做事，有和經書不合的地方，社會就可以批評，官廳就可以辦罪。我們固然從經書上知道許多古代的事情，這是經書給我們的好處，但是經書也給我們許多害處，牠叫我們的思想不自由，行動不自由，處處受了牠的管束。

革命以後，中國人的信仰有了自由，佛教的經書，道教的經書，耶穌教的經書，回教的經書，都一樣的受我們尊重，不像從前那樣專尊重孔教的經書了。



因爲不專尊重孔教的經書了，我們倒可以真正的認識孔教的幾部經書的價值了。

.....

若你要到平常書舖子裏去買一部經書，也許已經不容易買到了。這是極好的現象。因爲幾千年前的古書，和我們現代人的生活，關係已經很少很少，只要有幾個專門學者的研究便儘够了。但在革命以前，我們沒有現代的書可讀，我們的思想沒有自由，讀書人的知識大半從經書中去求，讀書人的職業也大半從經書中去得。那時的經書固然到處買得着，但是那時人們生活的無意義，你也可以想象得出來了。（註一）

「這一本完了，咱們再看他對於平民怎麼樣講說這部易經。」

農家有喜事的時候，大門上往往貼着一副紅紙對聯，上面寫道：

「易曰乾坤定矣。」

詩云鐘鼓樂之。」

那下聯「詩云鐘鼓樂之」一句。現在暫不詳細講牠；我們只要知道「詩」是一部古書，就是「詩經」；「云」字當「說」字講；「鐘鼓樂之」是「詩經」裏面的一句話；這樣就夠了。

但是那上聯「易曰乾坤定矣」怎麼講呢？「曰」字同「云」字一樣，也當「說」字講。「易」同「詩」一樣，也是一部古書，就是「易經」。「易曰乾坤定矣」便是「易經」上有一句話：乾坤定矣。「矣」字當「了」字講。「定矣」就是「定了」。「乾」和「坤」是兩個記號，古人用來代天地，陰陽，父母，剛柔等等。因為喜事是將一個男的和一個女的配成夫婦，男的便是「乾」，女的便是「坤」，所以引用「易經」上的「乾坤定矣」一句話，來贊美新郎新娘一對夫婦從此配定了。」（註二）

「玩話笑話，我雖然愛說，然而人家有真玩藝兒，也不會因為我玩笑話玩話而

減了價值。是不是，伏園？」

瞿先生在這說話略停的中間，孫伏園先生笑咪咪的說：「菊農過獎！」

「還有雍正劍俠圖，三俠劍……」黎先生好容易插入了一句。

「別忙，季純，你讓我說。」瞿先生要說起話來，他要不自行讓位，別人不用打算攻破他一點兒。「伏園肯把三國演義水滸傳介紹到民間去，還不算什麼。最有膽氣，最有見識的是他把雍正劍俠圖三俠劍居然加上注音符號，也介紹到民間去。那是北平天津小茶館兒裏頭的玩藝兒，一般大雅之士，絕不會看出他的教育的意義來。這還不算，他又把紅樓夢這部言情小說也編成『平民讀物』，誰能相信他？」

「從他這已經印出來的六百多種平民讀物中，可以看出：一，伏園的工力之勤；二，伏園的見解之高。我們不希望他這點兒成績是絕後，然而事實上是空前。我所走到鄉村教育機關，沒有一處沒有他一套平民讀物。」

「歇會兒罷，菊農，我怎麼敢當你這些話。」伏園笑着說。他總是笑嘻嘻的，

而且笑時兩頰現出兩個酒窩兒來。

「伏園先生，五四那一段，大家聞之熟矣。北伐這一段，我知道伏園先生也費了一陣大力氣。而今不在朝而又在野，敢問何故？」孫先生笑了笑說：「行心之所安。沒有什麼。」這出乎我的意料之外，他連一句牢騷也沒有。

「可是這才說的『烟幕彈』是怎麼回事？」我問。

「你看這兒，」瞿先生說着又用手摸他的下巴。「伏園也不過四十一歲，比我大不了幾歲。然而處處都把他當作老頭兒看待。就因為他有這整齊嚴肅的一團鬚鬚。其實他既不老，心更不老。」

「定縣平教會十景。伏園先生的鬚子是一景，你們知道不？」黎先生接着說。「別人的鬚子是在割臉的時候兒剃，或是自己用保險刀割。他永遠是對着鏡子自己剪。剪得圓圓的，仿佛像以前的俄國大使加拉罕。」

「不，有點兒像公園里的松樹牆，格外有一種人工美。」瞿先生說：「還有一

件，孫伏園先生的服裝，我得替他表彰一番。他的大布鞋，大藍布袍；布袍上還打着補丁，頂多像鄉下的一個土財主。可是他的布襪子之內，大有祕密。他是『西學爲體，中學爲用。』布襪之中，又有洋襪。還有，他從法國剛回來，曾經買過一頂紅色的土耳其高帽子，戴上了那才神氣呢。」

伏園先生笑了笑說：「你記得真多！」

「伏園剃光頭，也得你表彰。」黎先生說。

「呃！」瞿先生擦了一把汗，先前他只顧說，似乎忘了熱了。「伏園以前並非和尚頭。某年月日，他害了一場癩疹傷寒，住在平教會的保健院裏——伏老，我可宣布你的祕密了。——護士給他把週身的毛髮要掃光。頭從此和尚矣。但是，」瞿公把聲音放得很低，並且用眼睛輪了一下周圍，看看是不是有別人，「到給他剃某毛之時，伏園有點兒捨不得，於是義正詞嚴的撒了一句謊，『跟你們院長說過了，這一部份可邀赦免。』是不是這樣，伏園？」

伏園笑眯眯的，臉上一剎那間似乎紅了一紅。我們都一齊笑起來。瞿先生趕緊說：「老向，可不許記這一段！」（老向）

註一：見平民讀物第二百號書經。

註二：見平民讀物第一百九十九號易經。

## 劉 大 白

受 仲

『劉大白先生原姓金』，有一位和他幼年同過學的父執曾經這樣告訴我。他之所以改姓，據說是有考據的。不過究竟是爲怎麼一回事我可不搞清楚。在他所著的舊詩新話中，曾經提起他在民國前二年在北京的一家酒樓上題了一首詩，那首詩的末尾已經具署『現在的姓名』。由此可以推知他的實行改姓還在光復以前。

他的名字是靖裔，不過知道的人很少，他自己總是常用『大白』這個別號，後來竟變成他的名字了。

在前清時候，他是一名鑒賞生。後來在復旦教書，職員錄上，明明標着『前清鑒人』；大概他並沒有理會。

他也曾做過八股試帖之學；對於舊學，也曾有過研究，尤長於韻文和小品；至於新文藝，是他晚年所極力追求的雖然做了官，不時還有作品呈獻於韻我們的服底下。

舊詩新話中，常常說起他過去的蹤跡，內中有幾段的紀年月下寫着「於江灣」者，正是他在復旦大學主持中國文學系的時候。他初到復旦任教，大概是在民國十二或十三年；離開復旦，是在十六年國民軍到滬以後；不久他就開始他的政治生活；不久他便離棄人間。

我初次看見他，是在十五年的秋季；那時我正升學到江灣去。就在那一年的冬季，他已繼葉楚傖之後當了中國文學系的主任，擔任的功課更多了，學生們對中國文學系方面的種種，漸漸的集中注意點到他身上去了。一個長長的臉孔，鼻梁上總是架着一副遠近兩用的克魯克眼鏡，嘴上雖然沒有留鬚子，那鬚子的印記却是奇動動的長着，尤其顯得下頰的尖削。上國文課的時候，照例還有人偷看小說，筆談，或呆想心思的。但在他的講堂上面，只要發見這種情形，他就一面打着頓，一面用尖溜溜的眼光順着鼻子底下往你身上射，有時引得他彷彿故意增加乾咳的次數。這種不動聲色的約制，有時往往使得那被約制者自己覺得不好意思，暗自一笑。這和



制的一刹那，全課室的空氣不由得的爲之一變。所以，我們那時要是在天熱人倦的「當兒，倒很歡迎那位同學『舊病復發』，同時又歡迎這位教授『如法泡製』。在『國文選讀』的一課，他照例的一上堂就把那篇文章的大意和段落落在黑板上一寫，然後再打着他的紹興官話講解。他所教授的課程，多半自編講義；『咱們』『兒』，『別』，……等等北京人說話常帶的字眼是他的講義里邊所常用得着的，只是讀起來就不大够『北京味』。後來看他所著的書，總歡喜來這一套。又歡喜把如男性之第三人稱的代名詞寫作『她』，在這位老先生是優爲之，在今日看去，好像不啻爲簡體字了。

在那個時期，復旦還沒有一個正式和完備的圖書館。心理學院的圖書館室，比較像樣，中國文學系在那裏得到一間屋子，大白先生就把他所藏的舊書放進去，算是該系專用的參考書。我因爲和管書的那位同學熟識，所以得在開放時間走進書庫去『觀光』。他對於國學基本的書，大都加過圈點過的；當時我所注意的書，是段

氏說文解字注，通體都有墨筆小圓圈。所有的書面上，差不多都蓋有『尋常百姓』篆字白文小方印。有時因為功課上的關係到宿舍裏去會他，雖然是在寒夜，在沒有燒着火一間樓上，依然看見他在那裏寫東西，桌上很零亂的放着些工具書如辭源之類，用的是紫羅蘭墨水和毛筆。同去看他的同學有贊他『用功哪！』的，他笑而不答。據說他所出版的幾部新詩集，就是在這個時期脫稿的。總之，這種苦學的態度，是值得佩服的。

那時學校裏只要有刊物出版，當中必有大白的文章。記得那時有一種周刊，很得他賣氣力；我們現在所購得到的白屋文話的頭上一部分。就曾發表在該刊上，內中有些地方竭力攻擊章太炎之好用奇字僻句，至稱之為『章大蟲』；還有舊詩新話似乎有些條數和周刊的讀者也見過面，記得那些推翻朱注的毛詩的解說，在當時還被視為一種新的議論。

有人說；大白先生的太太，已經死了多年，他很希望尋覓得一位新的伴侶，但

是沒有達到願望。這也許是一種推測，確不確不得而知。不過，所知道的，是他一向是『獨處』在枯寂的宿舍中的，不聽說有家眷。每星期的末尾，他總是夾着皮包由江灣到『上海灘上去。』他那時的生活所代表的，正是窮教授的一例。

他平時的衣服，一點不特別；不過遇着學校一有慶祝典禮，他的燕尾禮服就穿上身，大搖大擺的走向人面前了。在學校中連老校長也沒有這種裝束，惟有他『孤芳自賞』，活潑點的同學們不免拿着他當玩笑看了。再加上他的好新立異，所以有的人以爲怪，有的人以爲新。只是『摩登』一辭，那時還沒有人用，不然，『老摩登』恐怕難免不是他的混名了。

有一次，學校中發生了一點小小的風潮，因此開除了幾個學生，同時學校中還發了一篇宣言，登在當時的報上。這篇宣言，洋洋麗麗；尤以『本大學』之稱，觸目皆是，可說是『官腔十足』。這種堂堂的高文，看去總要令人疑是『老公事』的手筆，誰知道是這位好爲花呀月呀體的富於情緒的詩人所捉刀的呢！

在二十年的春天，他在杭州病故；離開他榮任教育次長代理部務以後，不到一  
年吧！（受仲）

## 高劍父

當我在九歲十歲的時候，方在廣州西園逸善小學堂讀書。時有一位年方廿歲上下，身材短小，相貌清秀，行動靈警，性情親愛，言語動人，態度誠懇的教員在校裏教圖畫。距今卅年了，這位青年教師之人格和言行留在我腦中的深刻印象無時消散。所以然者，因為他每當休息或下課時輒在操場上或課堂中對着三五成羣環繞着他的小學生們暢談革命理論，傳播革命思想。至今我還依稀記得他諄諄講述「嘉定三屠」和「揚州十日」等等慘史和「與漢排滿」「犧牲流血」等等觀念。一粒革命種子就在這時灑輸於我心裏至今仍然生活着。這位教員就是如今全世界頌揚「達到藝術表現之頂點」而被稱為「革命畫師」的高劍父先生。（括弧內均為李金髮語，後為陳樹人語）

高先生名崙，字鵲庭，號劍父，粵之番禺人，今年五十歲。兄弟四人，長冠夫

，今任嶺南大學星洲分校校長，先生居次；三卽去年逝世之名畫師奇峯；四劍僧，亦喜繪事，早逝。先生幼年肄業於黃浦水陸師學堂及澳門格致書院，（卽今之嶺南大學）。後從粵名師居古泉氏習繪事。「居氏畫派肇自今夕庵梅生老人。梅公擅賦色，工寫生，以水光粉景，貌風枝露葉，妍潤謫麗，突南田南沙而過之。古泉先生世其學；居氏宗風，遂震於五嶺」。（海定語）先生盡得其傳，畫學基礎肇始於此。後復專致力於宋元各家，一變師法，由古代相承之書學而謀變通之道。他乃習西洋畫於法人麥拉氏。復東渡留學畢業於東京美術院，爲吾國舊派畫家出洋留學之第一人。他的學畫基礎如此，乃能合國畫，西洋畫，東洋畫三者一爐共冶，溶會貫通，而爲吾國畫學開新紀元，自起一派，此卽所謂「折衷派」是也。時人稱其爲「革命畫師」。以其確爲國畫之革命者。

先生留東時。孫中山先生正在東京組織中國同盟會，促進革命。先生加入，極得器重，被委回粵，任廣東同盟會支會會長，主持南方革命運動。他在粵連任會長

八年，與其昆季努力秘密運動，卽以其設在廣州河南之畫室爲總機關而分設機關於全省各處。南方老同盟會會員多由其主盟加入，而辛亥前之革命運動多次俱由其昆季主持者。是時先生組暗殺團自任團長，先謀暗殺粵水師提督李準，乃遣黨人美瑞丹會教友林冠慈執行之。不幸事敗林死。其影響於革命成功尤大者；爲炸死粵將軍鳳山一役，則又爲其主持，派李沛基周之貞等執行之；其兩枚大炸彈則皆製造於先生之畫室者也。在三月廿九黃花岡之役，他身任隊長。辛亥起義，他在廣東響應，任東路軍總司令，收復虎門炮台一帶。粵局既定，各民軍統領分據各地爭都督，先生首將部下解散，聯絡海陸軍正派將領組織海陸軍團協會，以制諸軍。各軍將領乃推其爲廣東都督，辭不就，卽解甲東渡，繼續研究畫學。及胡漢民氏督粵，乃派赴德、荷、英、意、法、美、六國爲考查美術工業專使。會袁氏稱帝，卽取消之。他仍歸國專心致力於工業美術。先生努力革命之功蹟大略如此，「革命畫師」之稱，更的當了。

對於工業，先生亦曾有大貢獻，蓋於繪事之外，他又精製磁術，嘗以手製出品赴巴拿馬博覽會而得榮譽以歸。他曾任江西磁業公司經理，對於江西磁業之改進大有成績。他又曾設立陶磁學校於粵垣，及担任廣東工業專門學校校長和工藝局局長等職。振興工藝，改良工藝，固其建設大志也。

先生本是一個畫師，則其對於美術之興趣，努力，和貢獻，自然比別的事業爲尤多尤大。他在早年曾親授其兩弟——奇峯劍偵——以畫學；奇峯之成就得力於此家教者爲多。在民國前，他與東粵名畫師何劍士籌合辦時事畫報於廣州，常借滑稽諷刺之圖畫以激發民族思想。民國成立後，他歷在廣州自辦真相畫報，平民畫報，女子圖畫刺繡學校，繼在上海設審美畫館。在國內及國際社會上，除革命及軍政社團外，他曾任廣東美術會會長，廣州藝術研究會會長，楞嚴佛學社社長，浙江西湖博覽會委員及藝術館審查員，中印美術展覽會副會長，中日現代繪畫展覽會審查員。中日美術學會會長，江蘇全省展覽會國畫審查員，世界教育會議全亞教育大會中國代



表等職。近年他更集中全力於教育事業，先任國立中山大學教授，最近則在廣州自立畫院，傳授弟子以三十年藝術心得，成績斐然可觀，（有畫院出品專刊印行）。凡此皆其提倡美術，作育人才之事業，其能以個人之特技公開傳授多人，使新國畫之發展得有長足之進步，此則先生對於吾國文化更大的貢獻也。

更有一點在吾國文化史上可爲特誌者則，是吾國之有美術展覽以先生開其端。蓋在二十年前，他已在上海，杭州，廣州，東京，神戶，朝鮮等處開美術展覽會。近年他更致力於國際展覽，七年前曾赴馬來半島，安南，緬甸，印度，錫蘭，不丹，錫金及尼泊爾等地開中國美展及演講吾國美術。印詩人太戈爾及印王必丹王等均爲傾倒。他乃攀喜馬拉雅山之巔而歸。受此大自然奇景與印度哲學及各地佛教遺跡之影響，先生之作風爲之一變，而其個人之哲學思想亦爲之一變，蓋已飽受「佛化」矣。

先生之作品在國內及亞東固早已膾炙人口。近年更得西洋國際間之欣賞和注意

先後獲得意大利萬國博覽會金牌獎，及巴拿馬比利時兩國萬國博覽會之最優等獎。在柏林中德美展中，其名作「松風水月圖」，歐人極愛之；德政府特於柏林國家博物院建專室以藏焉。

先生著作出版者有鴉聲集，劍父函集，繪事發微，喜馬拉雅山的研究，佛國記，印度藝術等書。另有喜馬拉雅山與中國國防之關係等文學，及詩歌多首。至其畫則雄健有奇氣。能畫能寫能書能詩，真曠代之天才哉！

關於先生之畫，余非美學專家，不能為內行之評語。然而觀其大作，幅幅均足以引起余之高尙美感。所以然者，以其作品具有西洋畫學之形理技術，而充實中國畫學之精神意境，確為中西美術最高最偉之結晶。他的作品不徒是繪形繪色維妙維肖的寫生寫景，而且是含有至理打動人心的寫意寫情。讀他的畫，不僅是如讀一首詩，兼是讀一篇哲學！如果不是一篇同情，唯愛，奮鬥，抵抗的人生哲學社會哲學，便是於煙雨雲霧迷濛縹渺的種種神祕幻境中現出真善美的真體之宇宙哲學宗教哲

學。至其筆法之雄勁，及塗色之神奇，確是極畫家之能事。時人許其「爲玉石谷憚南田後僅見之作家」，又贊曰「貝多芬之交響曲，拉馬丁之湖上，亦無以過之」。

（李金髮語）余以爲先生誠足當之而無愧焉。（大華烈士）

## 徐悲鴻

徐悲鴻的作風不同於豐子愷先生，豐子愷是用濃厚的綫條，寫柔美的情緒；徐悲鴻是以幽靜的筆調，寫剛健的題材。因此，豐子愷所寫的是垂柳，飛燕，蛾眉月，軟軟，隱隱，和阿寶……徐悲鴻則是奔馬，嘯虎，雄雞，悲鴻之墓……

如果豐子愷是詞家風度的話，我想：徐悲鴻該說是詩人情緒的了。你須知道，詩人是易於惆悵，易於感傷的，徐悲鴻不能例外。他題悲鴻之墓：

『……西曆一千九百廿一年四月廿六日，法國國家美術會先法國藝人會五日，開展覽會。余赴觀時，已吾華春暮，忽大雪，余無外衣，會中寒甚，不禁受涼而歸，意浴可却寒，遽浴未竟，腹大痛，遂成不治之胃病。嗟乎，使吾資用略足能作一外衣者，當不致是。今已四年，病作如故，作輒大痛，人覽吾畫，烏知吾之爲此，每痛至不支也。雖然一息尚存，胡能自己？』

這不是詩人深刻的情緒嗎？他的畫，當然也是如此的，他的畫面，極其繁雜，如果到齊白石先生手裏，可以在一幅畫內，拆出數張畫面來，這是指他的國畫而言。但近來（甲戌秋）亦漸漸不如此了，像他替冬秀女士寫的獅子（乃是胡適所養的貓），已很簡單。他裱畫，喜用磁青純或磁青紙，比較白色的美觀多。

他對於中國畫也有相當崇拜，近來亦致力於國畫，他曾比『平生所許國中畫師，惟閣立本吳道子徐熙趙孟頫周臣仇十洲陳洪綬王石谷韓南田吳友如任伯年，皆費音穠臘飛爾羅米該郎搗羅底那流也，若馬耐勒奴綏石納亦稱傑，則吾青藤石濤當不可勝數且遠過之……』他因崇拜青藤石濤，也崇拜齊白石。

有人說他不善題畫，我以為他正是善於題畫，像一幅畫面是裸女的畫，題目『革命軍得九江』，這比題什麼甲戌之春乙癸之秋，一九三五製……來的好，這點是只可理會的！又如題林志義先生畫像曰：『林志義老伯有十八子，孫曹多無算，不能舉知為何房者，請安相見，唯唯而已，造車可容十餘人，用以送迎諸郎入學，

亦佳話也，丁卯長夏，悲鴻寫之——本來畫像最不宜題，亦不好題，像這樣題畫，何嘗不好？

他與齊白石很投契，但個性則似乎不同，他擅於交際，而且擅於應酬女人。高貴的紳士意味是有的，但他也能算是羅曼主義者。他很客氣，「對不住」這句話，可以時常由他嘴中聽到。垂髮並不長，也能象徵是一位藝術家。

他臉部帶着一些病容，似乎看出來是患久病者，眼圈雖不大，眼皮很厚的，臉有些像浮腫，嘴唇似厚不厚，似乎是待悲鴻的特別標準。顴骨高高的，顯得鼻子陷下去了。臉是圓方的，不像齊白石那樣的圓，也不像郁達夫那樣瘦。笑聲極平凡，不能引人以永遠的印象。說話聲音不怎樣雄壯，不似齊白石那樣粗，而是低低的。

他似乎是天材者，他的畫也是天才的表現，不是埋頭深幹，因此，他繪畫是在畫興來時。他遊興很濃厚，我曾在北平的西山一個人跡很少到過的山洞裏，在那裏發現他的題壁，乃用鉛筆寫的。像在八大處發現悲鴻的簽字，並不能使人驚奇，而

是我認為我最初發現的山窟中，有人到過，是使我驚異的。

徐悲鴻的行徑，有時可以從齊白石先生口中，獲得一二。我第一次會見他，是今年春間，在北平跨車胡同齊白石先生寓所內。名片是由良遲拿進來，他穿一件淺藍色的棉袍，據我想，徐悲鴻是崇拜藍色的吧。和他一同來的是一位比他矮比他白比他瘦的，是楊仲子先生。我把楊當是他了。他很客氣地問我姓名以後，我們沒有談了多少話，但我能推測他是健於談話者，並相信我的推測不致錯誤，然而口音不純正，有些土話，我無從曉得。

他的詩很少，我祇見過一首，很古拙的，不像他的散文那樣，平淡中有奇趣。  
(无病)

## 老舍

老舍回國，帶來強健的身體和小說家的稱號。當他將上英國的時候，熟人對他的母親都說：「老舍回不來了！這麼瘦的身體！」

六年後，證明這種願慮是狂妄。

他的面容有江浙的清秀，油黑的頭髮向左右分開，右邊略長；一身洋服，穿得很自然，像在異國長大的。指頭細小，顯出作家的徵象。

曾因貧困到當東西過日子，又加以六年的小學校長和中學校教員，那時的老舍已經呈現中年的心態。但暮氣却被倫敦的空氣滌去，描寫事物的技術開始活動着。

他曾在齊魯大學中國文學系任教授，課餘主編齊大月刊（以後改爲季刊）。千山，大明湖，公園……吸引他的興趣。他厭惡那叫鬧的上海。

雖然喜歡清靜，這和寫小說並沒有衝突。他只對感覺過的人事做批判的回憶。



他姓舒，北平舒姓多半是旗人。

他的小說描寫北平北城的生活很是細緻入微，北城是前清旗人的住宅，現在成爲窮人匯聚的地方。

古代中國文學並沒有給他很深的影響。從英文文學的浸潤，他聽學生文讀英文書。雖然他說過他的舊詩比新詩還寫得好。又由身世的遭遇，幽默的格調傳達着憤怨的情感。

宗教情感的狂流使他寫和以前格調不同的「徽神」和「黑白李」。宗教信仰的成份曾救過他的生活，使他有出國的機會，在中國文學史上造些紀錄。

幽默是喜謔的，宗教却是嚴肅的，他能統一這兩種不同的態度是靠喜歡靜靜的癡性。

他的結婚不是戀愛成功的。

這個時期，人們不能遺忘他，因爲他寫給我們幽默的文字，替積弱的國家增加

幾幕悲劇，或許會改變他的作風——幽默和宗教性融合的作品，或幽默失，宗教性存的小說。在這模糊的時局和富彈性的民族，前者却較後者有可能的。（王斤役）

## 黃 廬 隱

廬隱在海濱故人裏，描寫女主角露沙的相貌和性情說：「露沙有一個很清瘦的面龐和體格，却十分剛強。朋友們給她的贊語，是短小精悍。她的脾氣很爽快，但心思極深，對於世界的謎，鬍鬚已經識破，對人們交接，總是談諧的」。我們要知道，海濱故人是廬隱前半生的自傳，露沙就是廬隱自己，上面這幾句話，活動地確切地畫出了她自己的相貌和性情。

她今年三十七歲，我們時常叫她『大姐』，她總是笑嘻嘻地答應，昂然以『大姐』自居。真的，在她個人的年齡或是文學的年齡上，她確是我們的一位：姐姐。提到中國新文壇的女作家，資格最老的，誰也承認是冰心與廬隱。冰心做人作文，是溫雅細緻，廬隱則是豪爽痛快。冰心的作品裏，是母親，小弟弟，高山大海，是

家庭的溫情和大自然的讚歎；蘆隱的作品裏，是男學生，女學生，同性愛，多角愛，是愛情的追逐，是悲苦命運者的掙扎。冰心在燕京的環境裏，多少是受了些外國文學的影響！蘆隱是女高師國文系出身的，她的作品，很濃厚的呈顯着中國舊詩詞舊小說的情調。在她早年的小說裏，她時常把這位女主角比林黛玉，把那女主角比薛寶釵，可知紅樓夢這一類的書，對於蘆隱的影響是很大的。這種色彩，在海濱故人裏最濃厚，好在她以後的作品裏，是一天天地淡了。

這一點却無損於蘆隱。我們要注意的，是蘆隱的時代。民國八九年，正是蘆隱這般女孩子們，在課堂裏讀騷賦和駢體文的時候。新文學運動起來，她便很銳敏地接受了這種思潮，拋棄了舊文學的觀念，用白話文的體裁，寫出完全近代式的小說了。並且從那時候起，一直到現在，她沒有偷過懶，在她求衣求食的餘暇，寫了將近十冊的作品了。從這一點講來，在十四年來中國新文學運動的歷史上，她是她應得的地位的。

如果我們可以說，『五四』時代是古典主義崩潰，浪漫精神和人權運動的再生，那末盧隱便是一個時代的典型人物，她當時是一個青年女子，舊勢力還是籠罩着全社會的。她當時堅強地向她的母親，提出非同未婚夫解除婚約不可的嚴重的抗議，就因此喪失了母親的愛，她却並不因此傷感。後來經了種種的掙扎，受了社會上種種不好的批評，她畢竟解了約，同個使君有婦的青年（郭夢良）結婚了。她說，『只要我們有愛情，你有妻子也不要緊』。她這種獨斷獨行的自信的態度，同易卜生筆下的娜娜，是有幾分相像的。這種事實，現在看來是並不覺得稀奇，然而在當目的環境裏，她這種精神是難能可貴的，可以說，是新時代一種極大的力量。

不久，那個同她結婚的青年死去了，遺下了一個不滿十個月的女孩子。這時候，她感到了人生的幻滅，她真不知道要如何安排她自己。對於一切的信仰都起了動搖，因此，變成一個理智與情感不調和的女人了。酒瓶和煙捲，幾乎時刻不離身，醉倒了大聲地笑，大聲地笑。完全在一種頹廢與放浪的生活裏，戕害她自己的身子。

可是，她這時期產生的一兩種作品，比她從前的和以後的作品，都有力量。

廬隱的作品範圍，是比較窄狹的。在她的筆下，很難得看到有關於社會各方面的描寫。這一點她同冰心一樣，都比不上丁玲，因為她們對於社會下層和黑暗方面，沒有深入，對於那方面的經驗，是感着缺乏的。她前年住在上海，身受着一二八中日戰爭的震動，曾以閘北的大火為題材，寫成了一篇題名為火焰的戰爭小說。這篇小說，在廬隱的作品裏，表現了不同的作風。

廬隱健談。在十個二十個男子的集會裏，她可以滔滔不絕地談着話。假如某一個男人有什麼諷刺或是譏笑女性的言語，她便面紅耳赤地同你辯論，非叫你認輸不止。煙與酒，她近幾年來是節制了。三塊五塊錢的麻將牌，她却喜歡來。牌藝相當高明，手眼又靈敏，她上了桌總是贏的機會多，我們叫她做「常勝將軍」。

她的個性極強，幾乎什麼事都要由她自己自主。她表面是一個樂天主義者，內心却是一個悲觀的人，有時酒醉了，有時偶然談到她悲苦的命運和傷心的往事，她

便哭泣起來。然而一過去，她又哈哈大笑，她說她是假裝快活。

四年前，她同唯建結婚了。她的精神的和物質的生活，由搖動中又回到了平靜。最近一兩年，她時時在計劃小孩子的教育和小說的寫作。不幸這次因為生產，患了重病，於五月十三號上午十一點二十分，在上海大華醫院的病室裏去世了。她留下兩個女孩子，大的十歲，名微蕓，小的三歲，名源仙。她是福建閩候人。（劉大杰）

## 郁達夫豐子愷

郁達夫先生和豐子愷先生，都是聲望很大的作家。這裏只論兩個人相同的地方。我同兩位先生，並沒多來往；只是偶然會見了幾次。可是，於無意中，都已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他們，也許無非是湊巧，使我發生的感想總是相同的；先由直觀，然後理解，我認定他們原是一樣的人了。

照一般人所說，郁達夫先生是「浪漫派」或者竟叫他作「頑廢派」；豐子愷先生是被算作「佛化」的，好像根本是兩樣的。其實不然，其中有的出於誤會，有的只說着一點皮毛，都是不會抓到癢處的話。

或者以爲郁達夫先生，時常在作品上面明明白白的寫着，他是老在喝酒打牌跟女人的；是他自己的口供，說他浪漫頹廢，難道還會冤枉麼？所謂誤會，就在這裏



；原來小說的格局，有着「自傳體」和「正傳體」的分別。自傳體的小說，語氣是直接的，好像近在一邊，容易領會，也就容易博得讀者的同情。爲謀功效的廣大，總得採用自傳體。郁達夫先生，好像已經成了習慣，所做的小說，幾乎沒有一篇不是用自傳體寫成的。可是自傳體並非「自敘傳」；自傳體只有形式上的關係，自敘傳是重在實質方面的。在自傳體的小說上面所寫的，雖然以「我」爲中心，却不一定是作者自己實有的事情，往往由于憑空虛構，或者從別人的故事中「便化」過來。要是郁達夫先生，真在一天到晚的喝酒打牌跟女人，那末，那裏還有功夫讀書做小說呢？但他是創作得很多的了，自然書是讀得更多，也常常翻譯，又要去東邊遊山，西面玩水；一般酒徒，賭棍或者嫖客，有像他這樣的麼？一提到「郁達夫」就要搖頭大罵的人，總是不會同他接近，以爲自傳體的小說就是自敘傳的緣故罷。有些在抗州的文人，當他還住在上海的時候，也頗有點不以他爲然；一經他搬到杭州，馬上互相唱和起來，好像原是老同志，就是一例。可是他本人的行爲，並非同他

在作品上所寫的一樣。

豐子愷先生，雖然已經吃了許多年的素，常常寄寓在寺院裏；但他固然不會受戒做和尚，而且服侍母親是非常周到的，又非常愛護子女，這來常常在杭州，就是爲着一位女兒的讀書，並不像是出家人的樣子。只是由於他的老師李叔同先生的關係，有着許多熟人在寺院裏面；爲着看朋友他才到寺院裏去，並非爲想進佛門而接受和尚的。況且他不是闊人，他非富翁，在出門的時候，不好隨便去住費用甚大的旅舍，院欄在寺就裏才便利。至於吃素，無非爲着生理和心理上的修養；這在蔡子民先生的言行錄上有着明顯的解釋，難道蔡子民先生也是佛化的麼？吃素既然是修養身心三種方法，藝術家是很需要修養功夫的，即使吃素真同佛教有着密切的關係，採取佛教的一種手段來修養身心，也並不就是佛化。

由此，我們可以斷言，所謂佛化，所謂浪漫頹廢，對於這兩位先生，都是不確切的。

郁達夫先生最使我注意的是講子宮帽的事情，那天他偕着他的太太一同到我的愁債室裏時，已有一對新婚的夫婦先在。他們本不相識，經我介紹以後，不知道怎麼一來，說到了節制生育的問題；郁達夫先生就大談其子宮帽的用法。

「達夫！怎麼你……」他的太太在一旁重聲說，好像想止住他的話。但他仍然口講指劃的解釋，只是把聲音放低了一點。不久又有我的房客和他的未婚夫人來參加，他們同他也都還是初次見面的，互相招呼以後，他依然講他子宮帽的用法。

在剛認識的青年女子面前，居然談起這種事情來，或者以爲真是浪漫的行爲了。當初我也覺得有點異樣；可是看了他的認真的神情，就只有感動，知道要不以爲然，原是自己也被俗見蒙住了的緣故。隨即了然：他固然不是故意放恣，也不是說話隨便，却是忠誠；他是說得非常起勁的，因爲對方很需要明白這種事情，是有着切身關係的，把他所懂得的盡量貢獻就是了。什麼難爲情，什麼不好意思，他是

不會轉念到的。——他以真心對人，不做作，不虛偽，所以不講究顧忌了。

「達夫是何等熱情呀！」

這樣想着，我深深的了解了牠。

因為熱情，所以能够率真。也正因為這樣，所以他是常常被人誤解的了。

豐子愷先生最使我注意的，在於我爲着無妻之累剛從軍人監獄裏出來時的一次聚會。

「幸虧有令弟，」他對我說，「要是像我只獨個的，那末關進牢監以後，母親怎樣辦呢？」

這使得我無話回對；是出於我所意料的。可是我很感動了，我知道：這是因爲他已爲我表示了同情，注意我的遭遇，是「設身處地」的想過的了；否則不會說出這種話來。但我同他，並沒有什麼濃厚的私人交情可言，以前只是爲着元慶會見過幾次，已經隔了七八年。他是在爲「不幸者」表同情，却是深切的真情。

他愛母親，也愛子女；並非片面的孝道和溺愛，是保護弱者，因為衰老的和幼小的，都要別人扶持。這從他也愛別人的母親，也愛別人的子女，可以明瞭。有一次，在愁債室裏，給他倒茶的人，因為長得矮小，開門有點為難的樣子。他一察覺，連忙站起身去幫助，認真起勁的神情，使我感動得慚愧起來。

能夠為人表同情，總要本身先有着豐富的情感。缺乏情感的冷血動物是惟恐別人不够為難的，那管別人爹死娘活，圖一時的快意罷了。豐子愷先生的情感非常熱烈，正國郁達夫先生一樣，自不消說。同樣的熱情，同樣的富於同情心，所以我認定，他們原是一樣的人。

其實，同情心本是個個人都有着的，表同情，原是人生應有的事情；這兩位先生，並沒有什麼奇怪，不失真心，保持着人生的本來面目就是了。只是因為一般的人都已失却常情，就反而覺得他們是非常的了；他們何嘗故意做得特別呢？但總不能不說是難得的了！——這論調，自然是套用管異之的話的。（許欽文）

## 豐子愷

好幾年不曾看見子愷了，偶然看見人間世和良友上的他的照片，不禁爲之莞然；他竟留了很長的鬍子，像一個莊嚴而又和藹的釋家。

記得我與他相識，是在一九二五年，那時我在充滿了藝術空氣的立達學園裏教書，他就是這個學園的創辦人。當時的同事，如朱光潛、白采、方光謙、夏丏尊、劉薰宇、……都是在這個時候認識的。不過當時我與白采往還最多，子愷和別的同輩們，都很少拜訪和聚首。

一直到一九二八年，我纔爲了我自己的中國文學小史，童話概要和童話論集請他畫封面，專誠去拜訪了他幾次。我知道他是最喜歡田園和小孩的，便買了一本描寫田園和小孩最多而作風也最平和的米勒（Millet）的畫集送他，還送了一盒巧格

力糖給他的孩子們；這盒糖也經過我的選擇，挑了一盒玻璃紙映着有一個美麗女孩的肖像的。當時我與他談了些什麼，現在已經不能回憶；但知他的態度瀟灑，好像隨意舒展的秋雲。

後來有一次，子愷到開明書店來玩，使我很詫異的，竟完全變過一個子愷了。他坐在藤椅上，腰身筆一樣直，不像以前那樣的衝着紙烟隨意斜坐；兩手也垂直的俯在膝上，不像以前那樣的用手指拍椅子如拍音樂的節奏；眼睛則俯下眼皮，彷彿入定的老僧，不像以前那樣用含情的眸子望看來客；說起話來，也有問必答，不問不答，答時聲音極低，不像以前那樣的聲音之有高下疾徐。是的，我也常聽丐尊說：「這一向子愷被李叔同迷住了！」照子愷的說法，以上的敘列就是我與他的「緣」。

李叔同是豐子愷的老師，無論在藝術上或是思想上，都是影響他最深的人。他的「寫真」和「佛法因緣」都是專寫李叔同的。李叔同在杭州第一師範學校教過他的

木炭畫，後來出家；子愷曾特地替他繪過護生畫集。「兩個？」」更明白的承認他「被牠們引誘入佛教中。」我們一聽說佛教或基督教，就會聯想到迷信上去；其實，倘若除去了那不科學的成分，這對於人世間的悲憫，恐怕是任何社會主義者思想的發動力和種子罷？

我覺得子愷的隨筆，好多地方都可以與葉紹鈞的「隔膜」作比較觀。在描寫人間的隔膜和兒童的天真這兩點上，這兩個作家是一樣的可愛。其實這兩點也只是一物的兩面，愈是覺得人間的隔膜，便愈覺得兒童的天真。盧騷曾喊過「返於自然」，子愷恐怕要喊一聲「返於兒童」。

子愷是怎樣的寫人間的隔膜呢？試看東京某晚的事，老太婆要求一個陌生人替他搬東西，陌生人不願意，接連回報她兩聲不高興，因為他是帶了輕鬆愉快的心情出來散步的。子愷見了這事，心裏就想：「假如真有這樣的一個世界，天下如一家，人們如家族，互相愛，互相助，共樂其生活，那時候陌路都變成家人。像某晚這



老太婆的態度，並不唐突了。這是何等可憧憬的世界！」再看樓板。樓上的房東與樓下的房客只有授受房租的關係，此外都可以老死不通往來，真是所謂「隔重樓板隔重山」。而這「樓板」，也就是鄰人」篇中那「把很大的鉄條製的扇骨」。像「肯與鄰翁相對飲，隔籬呼取盡餘杯」那樣的詩意，是久矣夫不可復見的了。隨筆五則裏的第四則寫人們用下棋法談話，最爲警闢：「人們談話的時候，往往言來語去，顧慮周至，防衛嚴密，用意深刻，同下棋一樣。我覺得太緊張，太可怕了，只得默默不語。安得幾個朋友，不用下棋法來談話，而各舒展其心靈相示，像開在太陽光中的花一樣！」

或人都是互相隔着一堵牆，如葉紹鈞所說。把牆撤去的，只有兒童。子愷在隨筆五則之三裏也說「我似乎看見，人的心都有包皮。這包皮的質料與重數，依各人而不同。有的人的心似乎是用單層的紗布包的，略略遮蔽一點，然真而赤的心的玲瓏的姿態隱約可見。有的人的心用紙包，驟見雖看不到，細細摺起來也可以摸得出

• 且有時還要破露出排紅的一點來。有的人的心用錢皮包，甚至用到八重九重。那是無論如何摸不出，不會破，而真的心的姿態使無論如何不會顯露了。我家的三歲的膽膽的心，連一層紗布都不包，我看見常是赤裸裸而鮮紅的」。

子愷是怎樣的寫兒童的天真呢？你聽，元草要買雞，他就哭着要；不像大人那樣明明是想買，却假裝着不想買的樣子，「作父親」中阿寶和軟軟都說他們自己好；不像大人那樣，明明是想說自己好，也假裝着讓讓不說出來。「從孩子得到的啓示」

子愷又因爲思想近於佛教，所以有無常，世網，護生等觀念。

他覺得人世是無常的，短暫的；所以人一天天走近死之國而毫未覺得者，只是由於把生活歲月精細的劃分，年分爲日，日分爲時，時分爲分，分分爲秒，便覺得生活是一條無窮而且有趣的路了。這意見，後來屢次提到。「阿雞」中云：「在浩劫中，人生原只是一跳。」大賬簿云：「宇宙之大，世界之廣，物類之繁，事

業之多，我所經驗的眞不啻恒河中的一粒粒細沙」。「新年」與「漸」同意，也講到時間劃分愈細，則人也愈感到快樂。

他又覺得金錢常限制了興趣，這或者可以說是世網。第一本隨筆集的第一篇，就是「剪網」，大意說大娘舅覺得大世界樣樣有趣，惟一想到金錢就無趣。從孩子得的啓示則讚美孩子「能撤去世界事物的因果關係的網，看見事物的本身的真相」。「華瞻的日記」說華瞻看見先施公司的小汽車就一定要買，他不知道爸爸不會帶錢或錢不夠就不能買。

他又最愛生物，尤其是渺小的生物，可見他的仁愛之心是無微不至的。「蝌蚪」寫孩子們用清水養蝌蚪，子愷恐怕蝌蚪營養不足而死，便叫孩子們倒許多泥土到水盆裏去，後來還叫他們掘一個小池。隨感十三則中有兩則是憐憫被屠殺的牛和羊馬。憶兒時對於蟹和蒼蠅的殘殺也認爲不應該做，尤其是文人所詠歎的「秋深蟹正肥」他們以爲風雅，「倘質諸初心，殺蟹而持其螯，目蟹肥而起殺心，有甚麼美而

值得在詩文中讚詠呢？

照這樣說來，子愷的小品裏既是包含着人間隔膜和兒童天真的對照，又常有佛敎的觀念，似乎，他的小品文都是抽象的，枯燥的哲理了。然而不然，我想這許就是他的小品的長處。他那怕是極端的說理，講「多樣」和「統一」，這一類的美學原理，也帶着抒情的意味，使人讀來不覺其頭痛。他不把文字故意寫得很深，以掩飾他那實際內容的空虛。他只是平易的寫去，自然就有一種美，文字的乾淨流利和漂亮，怕只有朱自清可以和他媲美。以前我對於朱自清的小品非常喜愛，現在我的偏嗜又加上豐子愷。聊記數頁，以表示我的喜悅。（趙深）

## 孫大雨

十九世紀末年，煤烟遮隔了人與上帝的關係，藝術家把服侍上帝的虔誠，轉而阿諛人類中的自己。雕刻家如 August Rodin 畫家如 Paul Cezanne 以及許多許多人，莫不把宇宙中使自己眩目發呆那點體積與顏色，忠實而又大膽的製成作品。一切作品皆帶了離經叛道的精神，失去了宗教情緒所培養的溫潤，柔和，而注入人的氣息——原始人的野蠻樸素精悍雄強的氣息！作風為多力，狂放，驕傲，天真。學院派的藝術批評家詛咒雖多，這些詛咒終于由大學校到街頭，由街頭到教堂陰闇的角隅裏，消滅了。人對神雖漸遺忘，却在沉默中認識了這世界人類的嗜好。

「無論如何這不是一件壞事情。這人類，能從煤黑油中提取香料，從無價值中找出價值，從醜惡中發現美，所有的行為，皆似乎值得注意！」那個高高在上的神

一定曾經那麼打算過。

上帝似乎也在模仿人類的行爲，故把這人也變得更像一個人。於是他就造了一個孫大雨。十分草率的外表，粗粗一看，恰恰只是一個人的坯子。大手，大脚，還在頰長後俊偉的軀幹上，安置了一個大而寬平鬆散的臉盤。處處皆待琢磨，皆待修正。然而這個毛坯子似的人形，却容納了一個如何完整的人格，與一個如何純美堅實的靈魂！也多力，狂放，驕傲。天真。倘若面對着這樣一個人，讓兩者之間在一種坦白放肆談話裏，使心與心彼此對流，我們所發現的，將是一顆如何浸透了不可言說的美麗的心！

中國士大夫對於藝術的觀念，有他東方一貫的定型。嚇怕鬼魔的意識，潛伏到每一個人的血液裏，推而至于藝術，巨大驚人的製作，不是諡爲瘋狂便視爲外道。輕便而易于攜帶的小小鼻烟壺，象牙牌兒，哈吧狗，百靈鳥，以及精巧玲瓏的什物，皆爲上等人不可分離的弄具。對於人，則白臉長身「小生」一般的人物，溫順，

中庸，辦事穩重，應對伶俐，圓滑如球，在社會上必處處佔到上風。人既生在這種國家裏，因此我們自然就會常常聽人說到，「大雨嗎？……」這是一個獨立字眼兒，話中埋伏了點嘲諷，不同意神氣鑲在嘴角微笑裏。這不足為奇，因為這些人平素就是怕鬼魔，怕高山，怕刮風，怕打雷的人。一個有脾氣有派頭的人，在他們面前原也就是一種恐怖。大雨爲人直率處，與爲人不能同懦弱和虛偽謀妥協處，使他們感情上皆極容易患重傷風。大雨不能從這些人方面得到好的友誼和理解，大雨自己口上說不明白，心裏却明白的。

然而人世中也仍然不缺少把誠實與驕傲，華麗與魄力，看作一種難得的德性，對於這種德性加以敬視加以頌揚的人。死去受人誤解的志摩，活着受人誤解的宗岱，便是這種人。卽或這種人是少數中的少數，有了他，就好了。毫無可疑，這是培養詩人活力的一種人。沒有他，大雨也許早就絕望自殺了。沒有他，也許大雨自出生到如今的歷史，記載或當不同一些。

這少數中的少數朋友，在某一時，對於大雨精力耗費的用途，常常成極擔心的問題。對於他在課堂上與大學生的舌戰，在大街上與行路人的作戰，在……無一不感覺到憂慮。

「水得歸到海裏，青年人的熱情得歸納到一個女人的愛情裏。」

較熟的朋友，皆明白大雨那點充滿了入世應戰求生的精，單用一篇五百行的長詩，是不能夠排遣的。那首放光眩目的長詩，不過把這個詩人的精力排遣去一小部份罷了。使大雨柔和一點，讓「秩序」，「靜」，與一點「理性的反省」，「幽默」，在大雨生活中佔有一個位置，皆得儘他那張吟詩的口與那隻寫詩的手，另外找到一種用處。倘若有個女人，健康，美麗，年青，而同時又還能在這個有脾氣有派頭的巨人身邊理解大雨愛大雨，那麼，「大雨嗎？……」那個字眼兒就不會在另外一些鄉愿紳士間口中存在了。

可是，「女人中有敢愛大雨的人嗎」？想想看，這個難題使朋友繃眉了。這世



界儘有把自己生活作一孤注來押在婚姻上的大膽女人。這種女人也并不缺少一個完美生物的一切長處。上帝造她時并不忘掉他應有的手續，第一使她美麗，第二使她聰明，第三使她同情身邊那個男子的行爲！上帝已盡了他應盡的責任，至于「德行」，那附屬在人與人生活上隨了風氣時時刻刻在那裏轉移的東西，已不是造人者的責任！……也許就正是這樣東西的缺少，大雨對於這種女子也曾作過「逃脫」的行爲。這悲劇增加了朋友的同情，同時也增加了半生不熟人的嘲弄。連同大雨那點愛舒服，會享受，喜買好書的脾味，大雨在一些人眼目中，便很自然的被稱爲「唯美派」。儼然除了美這個人就毫無所知。這是很確實的事，大雨比許多人認證「美」，許多人却比他明白「世故」。

一個Henri Matisse and Vincent van Gogh的模仿者，想從大雨口中得到兩句稱讚的話語，可大不容易。但一個具有能欣賞他們作品的人，不爲那點粗野華麗顏色所驚訝辟易，却有膽量同這類作品接近，同時自己又是個上帝手中「手續完備

「的生物，那麼，對於她，大雨怎麼樣？」

如今朋友們所擔心的是另外一件事。「一切水皆得歸到海裏，到了海裏，平靜了，那點驚心動魄的波濤的起伏，就不再見了。大雨的那首詩，恐怕也永無完成的機會了。」一個不可說明的感覺，也間或在朋友間心上掠過，「大雨那首詩，難道就結束了嗎？」這感覺大雨一定能明白不是「幸災樂禍」。（沈從文）

## 許欽文

我認識許欽文先生是在北伐軍克復浙江那一年。那時杭州許多學校因為受了革命的刺戟，起了很大的變動，把一些舊校長教員差不多都趕光了，我們那個學校當然也不能例外，許先生就在那個時候被請到我們學校里來教國文。

那時候我們一向讀古文，突然聽說校裏一律改讀白話，而且教我們的又是一位小說家，使我的心里起了極大的激動。記得上頭一課的時候，大家沒等搖鈴就都在教室里鬧着了；口里紛紛的議論着。鈴一響，大家又立刻肅靜地把眼睛釘住講台旁邊的那一扇門，一陣皮鞋響，校長陪着許先生進來了。我打量許先生，是一個有着黑黑的皮膚的壯健的中年人，長長的頭髮向後倒梳着，帶着一副近視眼鏡，身上的洋服好像做了多年了，顯得似乎太小一點，褲子腳離開高幫皮鞋尚有一二寸，露出

襪子的一段。於是許先生說了一些謙虛話，接着打開一個紙包，發給我們幾篇講義。我還記得一篇是魯迅先生的「孔乙己」，一篇是周作人先生譯的「婢僕須知抄」，一篇是許先生自己的「一餐」。許先生講書不一句一句的講，他先給我介紹作者，然後詳細地對我們說明那些文章的背景，動機，結構及技巧；而最着重的是每一篇文章的中心思想。我們一向讀國文只曉得跟着先生拖長聲音念，從不知道還有許多講究，真是聞所未聞，聽得津津有味。

在作文時許先生不出題目，叫我們自己隨便寫，這也是使我們覺得很新鮮的。但有些做慣賦得文章的一時改不轉來，沒有題目覺得無從下筆，就硬叫許先生出題目。於是許先生就在黑板上隨意寫上三四個，叫他們任便挑一個。這些題目當然不會再是關於人生大題的，而正是知堂先生所謂「楊柳」那一種題目了。這麼一來，許多人雖然覺得很歡喜，放棄了舊日的濫調，開始用白話寫文章，自由表達他們的意思，但也有少數的人，因為一向帶慣了拷鍊，一旦突然把它去掉，反而覺得不慣。

而且他們用慣之乎者也那套舊工具，突然放棄了也覺得有點戀戀。而新工具於他們又是那麼生疏的。再加上白話淺薄，文言才是高深學問的表示的那一種傳統的頑固思想的作祟，於是對於這改革就處處加以阻撓。這時候許先生一面抵禦種種的攻擊，一面設法使他們改變過來。這努力並沒有白費，不久之後那些頑固分子差不多都轉向了。

許先生改文也和從前的先生不同，他從不在我們的卷子上劃上許多粗槓子，然後不管你的意思怎麼樣，自己給做上一段。他只把一些別字和不妥當的及誤用的辭給勾出改正，將一些濫調客套統加上一個括弧，然後在發還時，指出每一篇文章的優點和劣點，并叫我們大家互相掉了看。他又熟悉每一個學生的個性及筆調。有些同學臨時交不出文章，往往找什麼地方抄上幾篇塞責，可是常常逃不過許先生的眼睛，給他看出來，那時他就說：「××同學，你這篇文章好是很好，可是里面都沒有你的個性。」

後來學校改了名字，換了校長，又搬了場，許先生雖仍在，却不再教我們那班的國文了。可是我和許先生却更熟習起來，空時時常到他房間里去閒談。他的房間布置得很好，每一樣東西都安置在一個最適當的地方。使人一進去就生一種舒服感。許先生很善談，談的話又富於風趣。記得有一次在演講時說到踢球，他說就：「××同學跟球踢得半天高，或者，比半天還要高。」他又能巧妙地設種種譬如說明一件事物，或一種思想。又能隨便找到一樣東西去發揮他的主張，他也喜歡在唱書（許先生稱教書爲唱書。）或演講時把有些同學的名字拉進去，開一些小小的玩笑，但因此有些同學却說他會取笑人，對他發生不滿了。

除文學外，許先生對於繪畫，音樂，攝影，花草，以及一切生物似乎皆有很大的興趣。他有一個留聲機，當你走過他的房間時，常常可以聽到有幽揚的樂聲從門縫里鑽出來。又有一把小提琴，但好象沒有學會，不過有時高興起來，也能拉一些他所喜歡的西洋短曲，他那一種微閉着眼的專心態度，會使你感到他原是一個老練

司忠實的音樂家。

他對於生物的興趣更奇怪。一天我到他的房間里去，看見一個白磁盤上用玻璃杯罩着一個大蜘蛛。又有一次他去買了一個刺蝟來在房間里養着，用字紙箋作他的窩。據他說刺蝟是一種很聰敏的動物。可是這兩種動物在我是都沒有什麼好感的。

許先生對於自然更有着深切的愛好。你在傍晚時走過西子湖濱，常常可以看到他提了一根手杖在晚鶻中癡立着，昂着頭，眼睛望着遠遠的湖面。回來時，也常常可以看到他手中挾着一些不知名的花草。

畫家陶元慶先生是許先生最好的朋友。陶先生死後的一切都是許先生給料理的。爲了那墓地，許先生曾費去了不少精力，因爲公安局禁止在那兒築墳，其實那里並非禁葬區域，所以交涉結果終於勝利。那墓是許先生特地到上海去參攷了許多西洋墳墓的建築方式之後親自打模型造成的，係長方式，背後有石級可上去眺望西湖，上面覆着大塊大理石，刻着「陶元慶墓」這幾個字。簡單，樸素，然而壯嚴。許

先生在杭州時是時常上那兒去的。

陶先生死後，許先生最擔心的是陶先生那些遺畫。他想找一個地方造一所房子好好地把它保存起來，可是沒有錢。那時他住在校裏，那些畫當然也放在那兒，他時時刻刻擔心校舍會着火，簡直變得有些神經質的。每次我們到他房間里去，他總是這麼說：「假使一起火，你們都來幫個忙，把這些畫救出去。」他又想把那些畫帶到德國去複製出來，（因為中國的印刷術尚無如此進步）。為的是怕日久不免褪色，以致失去原有情調。結果也因為經濟關係，沒有成功，後來好不容易總算找得一點錢，在西湖附近蓮花涼亭地方買了一塊遷移了的義塚地。又用那地契作抵押向銀行借到一點款子，造了兩座小房子。一座靠牆的計三間，作為住屋。另一座四面臨空的，（為的避免火災）只一間，窗戶，屋頂等都經過精密的設計，就是專門預備保存陶先生的遺作的。但因此却惹出謠言，在上海的一個刊物的「文壇富人錄」里也掛上了許先生的名字，說他每年有上萬稿費可抽，生活十分舒適，因此在西湖邊



上造了一個別墅，內中陳設頗爲富麗云。那房子我在杭州時曾去過好幾趟，却從未見過甚爲富麗的陳設。後來與許先生談起此事，不禁相對大笑。

後來我離開了杭州，他却仍在那學校里任課。一直沒有通過信。只是由幾個同學那里得到些他的消息，知道他在那個學校里似乎不大得意。因爲有許多人反對他。那時正是復古空氣極濃的時候，他的不爲人所歡迎是當然的了。

此後不久就發生轟動一時的「劉陶慘殺案。」對於這事情，我不知底細，不想多說。事情既發生在他家里，當然脫不了關係。於是被拘押起來，被控告謀財害命，被一些正人君子們毒罵。又有人咒咀他不該三十多歲還不討老婆。結果是許先生被判徒刑五年。許先生一面進行上訴，一面請求保釋，押了許多日子之後，總算被准，他就到四川找事去了。到了前年夏天，我因事到杭州去，在報上看到那件案子已發回更審；而許先生也已特地從四川趕回來了。第二天一早我就到他那里去訪他，他正在拖地板。他說此事大概可判無罪。我問他此後行止，他說還沒有一定。我

看他穿了汗背心在拖地板，黑黑的皮膚似乎更粗壯了一些，就說他胖了。他聽了很開心。說，「有些人一見到他就皺着眉滿臉同情的樣子對他說：「啊，你可瘦多了！」表面似乎很關切你，其實是含有惡意的。」

第二天我回到上海，看報，知道關於他殺人部分的確已被判無罪，但不知怎麼又節外生枝說他危害民國了。於是又被提了進去。他仍進行上訴，到了去年年底因為父病垂危又重被保釋出來。此後就沒有得到他的消息。後來由朋友說起，才知道他父親已死，自己跑到福建教書去了。而新近在報上看到該案上訴後又發回更審，不知此次結果如何也？

許先生寫的小說很多。近來却常常看到他的散文。他有他自己獨特的筆調。爲了強調語氣，常常用重複語，互證語，反證語，又喜歡用「原是」「委實」「無非」等詞。有時用得太多，不免覺得單調和生澀。但因此也有一種撲撲風趣。他的文章我差不多都讀過。他自己似乎比較滿意於「鼻涕阿二」。而我則最喜歡他的「伏

中日記」。這篇文章不但充分的表現出熱天情調，而且有着對於被迫害青年深深的同情，和對於不良制度的憎恨。他厭惡那個「紅屋頂」（監獄），但後來他却二次做了那里的顧客，這是他做夢也想不到的吧。

我上面曾說過許先生很善於說話，而且說的話又很有風趣。但他的爲人却很質樸，正和他的文章一樣。他的生活也是頗孤獨的，不大和人交際，他人也少同他來往。進進出出常是一個人。但這決不是因爲他驕傲，冷酷。他原有着滿腔熱情，只是缺少同調的人而已。（味回）

## 何 容

粗枝大葉的我可以把與我年紀相彷彿的好友們分爲兩類。這樣的分類可是與交情的厚薄一點也沒關係。第一類是因經濟的壓迫或別種原因，沒有機會充分發展自己的才力，到二十多歲已完全把生活放在掙錢養家，生兒養女等等上面去。他們沒工夫，讀書也顧不得天下大事，眼睛老釘在自己的憂喜得失上。他們不僅不因此而失去他們的可愛，而且可羨慕，因爲除非遇上國難或自己故意作惡，他們總是苦樂相抵，不會遇到什麼大不幸。他們不大愛思想，所以喝杯鹹菜酒也很高興。

第二種差不多都是悲劇裏的角色。他們有機會讀書；同情子，或參加過，革命；知道，或想去知道，天下大事；會思想或自己以爲會思想。這羣朋友幾乎沒有一位快活的。他們的生年月日就不對；都生在前清末年，現在都在三十五與四十歲之

間。禮義廉恥與孝弟忠信，在他們心中還有很大的分量。同時，他們對於新的事情與道理都明白個幾成。以前的作人之道棄之可惜，於是對於父母子女根本不敢作什麼試驗。對以後的文化建設不願落在人後，可是別人革命可以發財，而他們革命只落個「憶昔當年：」。他們對一切負着責任！前五百年，後五百年全屬他們管。可是一切都不管他們，他們是舊時代的棄兒，新時代的伴郎。誰都向他們討稅，我們始終就沒有二畝地，這些人們帶着滿肚子的委屈，而且還得到處揚着頭微笑，好像天下與自己都很大似的。

在這第二類的友人中，有的是徘徊于盡孝呢，還是為自己呢？有的是享受呢，還是對家小負責呢？有的是結婚呢，還是保持個人的自由呢？……花樣很多，而其基本音調是一個——徘徊，遲疑，苦悶。他們可是也並不敢就乾脆不掙扎，他們的聰智給感情畫出道兒來，結果呢，還是努力的維持舊局面吧，反正得站一面兒，那麼就站在自幼兒習慣下來的那一面兒好啦。這可不是偷懶，檢着容易的作，也不是

不厭惡舊而壞的勢力，而實在需要很大的勉強或是——說得好聽一點——犧牲；因為他們打算站在這一面，更無法不捨掉另一面，而這個另一面正自帶着許多媚人的誘惑力量。

何容兄是這樣朋友中的一位代表。在革命期間，他曾吃過鎗彈：幸兒是打在腿上，所以現在還能『不』革命的活着。革命吧，不革命吧，他的見解永不落在時代後頭。可是在他的行爲上他比提倡尊孔的人還更古樸，這裏所指的提倡尊孔者還是那真心想冀道救世的。他沒有一點『新』氣，更提不到『洋』氣。說衛生，他比誰都曉得。但是他的生活最沒規律；他能和友人們一談談到天亮，而白天去睡覺。朋友是一切，人家要說到天亮，他決不肯只陪到夜裏兩點。可有一點，這得看是什麼朋友，他要是看誰不順眼，連一分鐘也不肯空空的花費。他的『古道』使他柔順像個羊，同時能使他硬如鐵。當他硬的時候，不要說巴結人，就是泛泛的敷衍一下也不肯。在他柔順的時候，他的感情完全受着理智的調動：比如說友人的小孩病得要

死，他能晝夜的去給守着，而面上老是微笑，希望他的笑能減少友人一點痛苦；及至友人們都睡了，他纔獨對着垂死的小孩落淚。反之，對於他以為不是東西的人，他全任感情行事，不管人家多麼難堪。他『承認』了誰，誰就是完人；有了錯處他也要說而張不開口。他不承認誰，乘早不必討他的厭去。

怎樣能被他『承認』呢？第一個條件是光明磊落。所謂光明磊落是一個人能把舊禮教中那些捨己從人的地方用在一切行動上，而且用得自然單純，不爲着什麼利益與必期的效果。他不反對人家講戀愛，可是男的非給女的提着小傘與低聲下氣的連喚『囑耳』不可，他便受不了了，他以為這位先生缺乏點丈夫氣概。他不是不明白在『追求』期間這幾乎是照例的公事，可是他遇到這種事兒，便誇大的要說他的話了：『我的老婆給我扛着傘，能把人碰個跟頭的大傘！』他，真的，不讓何太太扛傘。真的，他也不能給她扛傘。他不佩服打老婆的人，加倍的不佩服打完老婆而出來給她提小傘的人，後者不光明磊落。

光明磊落使他不能低三下四的求愛，使他窮，使他的生活沒有規律，使他不能多寫文章——非到極滿意不肯寄走，改，改，改，結果文章失去自然的風趣。作什麼他都出全力，爲是對得起人，而成績未必好。可是他願費力不討好，不肯希望「歪打正着」。他不常喝酒，一喝起來他就認了真，喝酒就是喝酒；醉？活該！在他思索的時候，他是心細如髮。他以為不必思索的事，根本不去思索，譬如喝酒，喝就是了，管牠什麼。他的心思忽細忽粗，正如其爲人忽柔忽硬。他並不是瘋子，但是這種矛盾的現象使他「悶」不起來。對於自己物質的享受，他什麼都能將就；對於擇業擇友，一點也不將就。他用消極的安貧去平衡他所不屑的積極發展。無求于人他可以冷眼靜觀宇宙了，所以他幽默。他知道自己已矛盾，也看出世事矛盾，他的風涼話是含着這雙重的苦味。

是的，他不像別的朋友們那樣有種種無法解決的，眼看着越緊而纏不起身的事。以他來比較他們，似乎他還該算個幸運的。可是我拿他作這羣朋友的代表，正因



爲他沒有顯然的困難，他的悲哀纔是大家所必不能避免的，不管你如何設法擺脫。顯然的困難是時代已對個人提出清賬，一五一十，清清楚楚。他的默默悲哀是時代與個人都微笑不語，看到底誰能再敷衍下去。他要想敷衍呢，他便須和一切妥協：舊東西中的好的壞的，新東西中的好的壞的，一齊等着他們喊好；自要他肯給牠們喊好，他就頗有希望成爲有出路的人。他不能這麼辦。同時他也知道毀壞了自己並不是怎樣了不得的事，他不因不妥協而變成永不洗臉的名士。革命是有意義的事，沒可是他已先革過了。怎辦呢？他只交下幾個好朋友，大家到一塊兒，有的說便說，的說被此就楞着也好。他也教書，也編書，月間進上幾十塊錢就可以過去。他不講穿，不講究食住，外表上是平靜沈默，心裏大概老有些人家看不見的風浪。真喝醉的時候也會放聲的哭，也許是哭自己，也許是哭別人。

他知道自己毛病，所以不吹騰自己的好處。不過，他不想改他的毛病，因爲改了毛病好像就失去些硬勁兒似的。努力自勵的人，假若沒有腦子，往往比懶一些

的人更容易自誤人。何容兄不肯拿自己當個猴子要給人家看。好，壞，何容是何容：他的微笑似乎表示着這個。對好友們，他纔肯說他的毛病，像是：「起居無時，飲食無節，衣冠不整，禮貌不周，思而不學，好求甚解而不讀書：」只有他自己纔能看得這麼透澈。催他寫文章，他不說忙，而是「慢與忙有關係，因慢故忙。」因為「作文像煖房裏人工孵雞，雞孵出來了，人得病一場，」

他若穿起軍服來，很像個營裏的書記長。胸與肩够寬，可惜臉上太白了些，不完全像個兵。臉白，可並不美。穿起藍布大衫，又像個學校裏不做事的庶務員。面貌與服裝都沒什麼可說，他的態度纔是招人愛的地方，老是安安穩穩，不慌不忙，不多說話，但說出來就得讓聽者想那麼一會兒。看爛不離口；酒不常喝，而且喝多了在兩天之後纔現醉象——這使朋友們視他爲「異人」，他自己也許很以此自豪，雖然「醜態」和「早醉」是一樣受罪的。他喜愛北平，最大的原因是北平有幾位說得來的朋友。（老舍）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08 52208

金星出版社發行

上海福州路三四二號

7116

晨光出版公司總經理售

上海哈爾濱路二五八號